



## 2016年1月22日安全理事会第2206(2015)号决议所设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安全理事会第2206(2015)号决议所设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成员谨根据第2206(2015)号决议第18(d)段转递关于其工作的最后报告。

报告于2015年12月24日提交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南苏丹的第2206(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委员会在2016年1月14日对报告进行了审议。

专家小组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及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的文件分发。

安全理事会第2206(2015)号决议  
所设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协调员  
佩顿·克诺夫(签名)

专家  
安德鲁斯·阿塔-阿萨莫阿赫(签名)

专家  
安·奥斯特林克(签名)

专家  
克莱姆·瑞安(签名)

专家  
卢卡斯·范德冯德沃特(签名)



## 安全理事会第 2206 (2015) 号决议所设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的最后报告

### 摘要

南苏丹境内的内战，一开始只是精英间的政治冲突，但在过去两年里已演变为一场部落战争，重新触发了以往的不平，鼓励了军事机会主义和复仇。战争现已被许多南苏丹人视为一种零和的争斗，将作为对手的部落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并为一己之利独占资源，已成为交战方的主要目标。

萨尔瓦·基尔总统以及一个由军事和安全部门的高级领导人组成的小圈子——包括苏丹人民解放军(苏人解)总参谋长保罗·马隆和国家安全局下属国内安全局局长阿科尔·库尔——正在发动一场极具攻击性的战争，其中涉及袭击平民以及在族群一级的大规模破坏。与此同时，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反对派(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领导人里克·马查尔继续寻求资金和武器，置和平于不顾，继续推行战争，并进一步谋求实现其个人的政治野心。

南苏丹共和国政府和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于 2015 年 8 月签署的《关于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的协议》没有导致暴力有效减少。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旬提交本报告时，双方一直在持续违反和平协议所规定的“永久停火”，团结州和西赤道州持续发生了尤其多的暴力事件。由于部族归属关系，平民继续遭受袭击。在建立《协议》所设想的过渡民族团结政府方面进展甚微。

无情的战争造成了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灾难。自 2013 年 12 月以来，已有 230 多万人流离失所，已掌握的最新数据表明，390 万人正面临严重的粮食无保障，这一数字在 12 个月期间增加了 80%。还普遍存在阻碍人道主义援助准入的现象，人道主义救济完全无法进入团结州、上尼罗州、西赤道州以及其他州部分地区。

团结州的人道主义状况尤其反映了南苏丹政府对其本国公民发动有计划的攻击以使反对派失去支持基础的可怕结果，其结果是犯下了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强迫失踪、法外杀戮和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大量人流离失所，生计和粮食作物遭破坏，牛被抢。

大赤道地区、特别是西赤道州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在 2015 年 5 月和 6 月的首次冲突之后也显著恶化；由于暴力事件，数万人流离失所。

在上尼罗州，2015 年 4 月至 7 月期间战事激增。虽然苏丹人民解放军于 7 月份重新夺得对该州首府的控制，但目前期间的低规模战事是脆弱的，族群间的不满或苏丹人民解放军内部的紧张关系都可在任何时候导致重新爆发大规模冲突。

国家安全局和苏人解军事情报部门参与了对涉嫌支持反对派的人的任意逮捕和拘留。最初，遭逮捕或拘留的大多数人是努埃尔人。在最近几个月，赤道地区的人也越来越多地成为目标，原因是在大赤道区对政府的政治反对声音已经增加。

联合国南苏丹共和国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人员经常遭到攻击、骚扰、拘留、恐吓和威胁。自第 2206(2015)号决议于 3 月 3 日通过以来,南苏丹政府已至少 450 次违反部队地位协定,包括攻击联合国人员以及对维持和平的巡逻行动和南苏丹特派团其他业务活动实行限制。反对派和其他反政府团体实施了数十次类似行为。在本报告编稿时,自 2013 年 12 月战事爆发以来已有 43 名人道主义工作者被杀害。

即便在和平协议于 8 月签署之后并在面临相当大的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双方都继续购买武器和军事装备。政府已拥有至少 3 架能飞行的米-24 型直升机,这些直升机是 2014 年购置的,总共耗资近 4 300 万美元;这些直升机已发挥重要作用,在军事行动中提供了明显优势,助长了战事的扩展,并为政府中寻求以军事手段来解决冲突、从而牺牲和平进程的人壮了胆。截至 2015 年 9 月中旬,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正在请求财政和经济规划部为耗资总额超过 3 500 万美元的另外 4 架攻击直升机最后付款,并积极催促财政部为至少两个——有可能是三个共计约 5 000 万美元的其他军事物资和相关装备合同付款。

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也通过主席办公室,不断试图从各种来源购买和获取武器,但仅取得了相对有限的成功。不过,专家小组已证实,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已从苏丹收到弹药和一些武器,以及如制服等其他物品。

为了提供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借以根据第 2206(2015)号决议指认参与威胁到南苏丹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政策或行动的个人,专家小组提供了其对交战双方各自的指挥责任的调查概要,详细说明了指挥决定导致产生的行动和政策,并介绍了与上述决议所确定的制裁指认标准的联系。

专家小组基于大量证据确认,基尔和马查尔两人都对各自部队拥有指挥责任,自战事于 2013 年 12 月爆发以及其后通过第 2206(2015)号决议以来,双方一直参与采取了各种行动和政策,它们符合上述决议所述的作为实行定向制裁理由的全部八项标准。专家小组根据具有第一手情报的多个独立来源进一步确定,有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战争过程中犯下的大多数暴力行为,包括袭击平民以及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行为,是位居政府和反对派内部最高层的高级别人员指挥实施的,或在其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

## 目录

	页次
一. 背景情况 .....	6
A. 任务和任命 .....	6
B. 方法 .....	7
C. 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合作 .....	7
二. 冲突的演变 .....	8
A. 部落的分裂 .....	8
B. 不断缩减的自由 .....	9
C. 关于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的协议 .....	11
D. 经济危机 .....	11
三. 扩大和开展战争 .....	12
A. 指挥责任的界定 .....	12
B. 政府部队的指挥责任 .....	12
C. 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的指挥责任 .....	16
D. 团结州 .....	17
E. 上尼罗河州 .....	19
F. 西赤道州和中赤道州 .....	21
四. 武器的采购 .....	23
A. 政府 .....	23
B. 反对派 .....	29
五. 违反《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行为 .....	31
六. 对包容各方的可持续和平的威胁 .....	31
A.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平进程 .....	31
B. 和平协议的执行情况 .....	32
七. 侵犯国际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	33
A. 袭击平民 .....	34

B. 使用和招募儿童 .....	39
C. 冲突中的性暴力 .....	40
D. 任意逮捕和拘留 .....	41
八. 阻碍和袭击人道主义特派团及维持和平特派团.....	42
A. 阻挠人道主义援助和袭击人道主义工作者 .....	43
B. 对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攻击 .....	45
九. 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的执行情况.....	46
十. 建议 .....	46
附件	
一. Table of correspondences sent and received by the Panel from 18 May to 14 December 2015.....	48
二. Destruction of Shilluk areas of Upper Nile State .....	50
三. Comparison of Ilyushin-76.....	59
四. Letters of credit scheme .....	60
五. Cattle as war currency .....	61
六. Major General Johnson Olony and child recruitment .....	62
七. Response from SPLM/A in Opposition to the letter of the Panel dated 10 December 2015.....	63

## 一. 背景情况

### A. 任务和任命

1. 安全理事会以第 2206(2015)号决议针对助长南苏丹冲突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并设立了一个制裁委员会(安全理事会关于南苏丹的第 2206(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制裁委员会于 2015 年 7 月 1 日指认了供实行定向制裁的 6 名个人。
  2. 安全理事会在设立制裁制度时决定,制裁措施应包括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令,适用于制裁委员会指认的直接或间接负责、合谋或参与威胁到南苏丹和平、安全或稳定的行动或政策的个人和(或)实体。
  3. 安全理事会还设立了一个专家组(南苏丹问题专家组),负责提供关于该决议执行情况的信息和分析。这包括与可能的指认有关的信息以及有关向破坏政治进程或违反国际人权法或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个人和实体供应、出售或转让军火和相关物资及相关军事或其他援助的信息,包括通过非法贩运网络这样做
- 的信息。
4. 4 月 27 日,秘书长经与制裁委员会协商,任命了五名专家小组成员(见 S/2015/287):一名自然资源和财务专家(安德鲁斯·阿塔-阿萨莫阿赫)、一名区域事务专家(佩顿·克诺夫)、一名人道主义事务专家(安·奥斯特林克)、一名武器专家(卢卡斯·范德冯德沃特)和一名武装团体问题专家(弗拉迪米尔·扎加拉)。专家组在 5 月最后一周开始开展工作。克莱姆·瑞安后来取代了扎加拉先生,作为武装团体问题专家,并于 10 月 1 日开始与专家组一道工作(见 S/2015/631)。
  5. 专家组一直基本上连续驻留在南苏丹和该区域,定期、持续地与参与冲突或受冲突影响的最广泛的利益攸关方保持接触,这些利益攸关方包括:南苏丹政府、包括苏丹人民解放军(苏人解)高级领导人;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反对派(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领导层; G-10/“前被拘留者”;<sup>1</sup> 该区域各国政府,特别是包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和乌干达在内的各国政府;流离失所者,包括在南苏丹境内联合国平民保护点受保护的流离失所者;民间社会和社区代表;部落领袖;区域组织,包括非洲联盟(非盟)委员会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领导层;秘书长苏丹和南苏丹问题特使办公室;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国际和国家人道主义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

<sup>1</sup> G-10/“前被拘留者”是因 2013 年 12 月 15 日在朱巴发生的事件而被南苏丹政府逮捕的政府高级官员,这些官员随后在肯尼亚总统干预下获释。他们是 Deng Alor、Pagan Amun、Oyay Deng、Cirino Hiteng、John Luk Jok、Kosti Manibe、Gier Chuang Aluang、Madut Biar、Chol Tong Mayay 和 Majak D' Agoot。

## B. 方法

6. 专家小组尽管是由安全理事会设立的，但它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以客观、以事实为依据的方式运作，它维护自身的工作，使其不受任何破坏公正性或建立一种具有偏见的认知的尝试干扰。专家小组全体人员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核可本报告所载的案文、结论和建议。

7. 专家小组一直充分致力于确保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在其 2006 年 12 月的报告(S/2006/997)中建议采用的标准。这些标准要求尽可能依靠经核实的真实文件、具体证据和专家的现场观察，包括拍照。专家小组用多个独立的消息来源来确证本报告载列的所有信息，以适当达到尽可能高的证据标准，并更为重视主要行为人和亲历事件的证人的陈述。

8. 专家小组以尽可能透明的方式开展工作，同时在接到请求时，或在存在重大的安全关切时，维护其来源的机密性。专家小组确定，当本报告将一个来源称为“机密来源”或没有予以指明时，披露来源的身份将对其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本报告在将机密的军事消息来源称为苏人解或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中的“高级”军官或指挥官时，该来源拥有中校至准将之间的军衔。在将机密的军事消息来源称为苏人解或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中的“高层”军官或指挥官时，该来源拥有少将或少将以上军衔。文件被定为机密文件的条件是其披露可能危害消息来源的安全；这些机密文件在秘书处存档，可供委员会成员国查阅。

9. 为按照第 2206(2015)号决议的要求收集、审查和分析与供应、销售或转让军火和相关物资有关的情报，专家小组综合运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对军火和设备的亲自检查、各种照片、其他视频证据、对文件的评估、以及与许多利益攸关方的约谈。鉴于没有实行武器禁运，对储存进行正式检查是行不通的。

10. 专家小组还致力于保证最大程度的公平，酌情和尽可能地给相关各方机会，在特定时间内让其审阅专家小组的报告中提及这些方面的内容并作出回应。专家小组按照其他专家小组的做法，给了政府和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两周时间，供其对本报告的主要结论作出回复。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在两周期结束一天后提供了一份书面回复，专家小组随后将回复转抄委员会（见附件七）。

## C. 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合作

11. 尽管专家小组独立于联合国机构运作，它还是要向南苏丹特派团领导层和工作人员、秘书长苏丹和南苏丹问题特使办公室以及在亚的斯亚贝巴、坎帕拉、喀土穆和内罗毕的其他联合国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为专家小组提供了宝贵的支持。

12. 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专家小组向 34 个国家、组织和其他实体发出了 62 份公函，并收到 31 份提供了所要求的信息的回复(见附件一)。

## 二. 冲突的演变

13. 正如专家小组在其期中报告(S/2015/656)所简要说明的那样，南苏丹境内的战争造成南苏丹社会全面崩溃，再次触发了以往的不满，鼓励了军事机会主义和报复，加剧了全国各地部族间和部族内部的角逐。一开始作为利用部落间的紧张关系的精英间政治冲突在过去 10 个月里已演变为一场零和的争斗，将作为对手的部落群体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已成为许多参与者的主要目标。因此，冲突不是政府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及各自的部落基础间的简单的彼此竞争，而是一种多方面的战争，其中效忠对象转变迅速，转变取决于能否获得资源、不满是否得到解决以及政客和军事指挥官个人是否有机会利用局势来取得军事和政治优势。

14. 尽管政府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在 8 月签署了《关于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的协议》，战争继续对区域和平与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自战争开始以来，南苏丹境内已有 166 万人流离失所，绝大多数人在南苏丹特派团平民保护点以外避难。截至 11 月初，共有 178 906 人居住在平民保护点(见 S/2015/902)。已有超过 646 000 人在邻国避难，自 2015 年 3 月底以来增加了 124 000 人。<sup>2</sup> 9 月，390 万人(超过人口的 30%)正面临严重的粮食无保障，12 个月间增加了 80%。<sup>3</sup> 此外，11 月，团结州有 4 万人被认为可能面临饥荒，必须在 12 月之前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sup>4</sup>

15. 与战争的第一时期相比，冲突已不再仅限于团结州、上尼罗州和琼莱州最初的战场、城镇、或政府部队与反对派部队之间的战斗。2015 年 5 月以来的大多数暴力实际上是政府部队或隶属政府的武装团体或反对派在地方和族群一级针对平民实施的，但反对派实施的次数相对要少一些。

### A. 部落的分裂

16. 战争和不断加剧的部落分裂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光是许多丁卡族人对前副总统、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领导人里克·马查尔普遍持有敌意，以及努埃尔族人对总统萨尔瓦·基尔持有的同样敌对看法——前者是因为苏人解运动/解放军上一次发生分裂时，1991 年琼格莱州博尔约有 5 千名平民遭屠杀，这些平民主要

<sup>2</sup> 见 <http://data.unhcr.org/SouthSudan/regional.php>。

<sup>3</sup> 见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南苏丹，“2015 年 9 月粮食安全和营养分析，关键信息”。可查阅 [http://www.ipcinfo.org/fileadmin/user\\_upload/ipcinfo/docs/1\\_IPC%20South%20Sudan%20-%20September%202015%20-FINAL.pdf](http://www.ipcinfo.org/fileadmin/user_upload/ipcinfo/docs/1_IPC%20South%20Sudan%20-%20September%202015%20-FINAL.pdf)。

<sup>4</sup> 见“团结州中部和南部核查团报告：最后报告”，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2015 年 11 月 20 日。可查阅：[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Reconnaissance%20Mission%20Report\\_Central%20and%20Southern%20Unity\\_FINAL.pdf](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Reconnaissance%20Mission%20Report_Central%20and%20Southern%20Unity_FINAL.pdf)。

是丁卡族人，马查尔对此负有责任，因此产生了不信任；后者是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冲突的早期，努埃尔人在朱巴被杀害，是基尔下的命令。<sup>5</sup>

17. 苏人解、苏人解军事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及其他安全机构领导层越来越多地为丁卡部落的成员所左右，在战争期间，一个自认的部落团体、即 Jieng(丁卡族)长老理事会已成为基尔的具有影响力的非正式顾问。<sup>6</sup> 同时，政府建立联盟，以利用其他部落团体、特别是努埃尔人的内部分歧(见第三节)。赤道州的许多人越来越多地感到被政府背叛，他们认为政府仅仅为丁卡族谋取利益。

18. 然而，丁卡族群也深受战争之害，主要原因是该国相互关联的经济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以及大批丁卡族青年男子被政府动员去打仗。北加扎勒河州是苏丹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保罗·马隆的家乡所在州，估计该州 70% 的人口正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无保障，<sup>7</sup> 该州已有大批人口参战。<sup>8</sup>

## B. 不断缩减的自由

19. 随着战争进入第三年，政府的运作完全以开展战争为导向。进行公开辩论的环境也已缩小。

20. 媒体一再面临主要来自国家安全部门的恐吓、骚扰和审查。<sup>9</sup> 去年，至少有六名记者遭到杀害，还有一些记者遭到逮捕和拘留，国家安全局强迫关闭了包括《国家镜报》、《公民报》和《舆论报》在内的几个媒体机构，并暂时关闭了《朱巴监测报》。在 5 月的世界新闻自由日纪念活动上，媒体广泛引用了新闻和广播部长(兼和平进程副谈判员)迈克尔·马库埃的话：“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将任何记

<sup>5</sup> 非洲联盟南苏丹调查委员会在最后报告中称，2013 年 12 月在朱巴的杀戮是“根据或为了推行一项国家政策实施的”，该委员会确定这些杀戮构成战争罪，其中一些可能形同危害人类罪(第 812 段)。见 [www.peaceau.org/uploads/auciss.final.report.pdf](http://www.peaceau.org/uploads/auciss.final.report.pdf)。

<sup>6</sup> 专家小组的评估基于在朱巴进行的多次约谈，包括 6 月和 9 月与 Jieng 长老理事会举行的会议。

<sup>7</sup> 在估计共计 72.1 万人口中，37 万人被归类处于“危机”之中，13.5 万人处于“紧急状况”(分别为粮食安全和人道主义阶段综合分类第 3 和第 4 阶段)，意味着该州在粮食安全无保障方面在整个南苏丹名列第四(仅次于大上尼罗区的三个州)。见粮食安全和人道主义阶段综合分类，南苏丹，“2015 年 9 月粮食安全和营养分析：主要讯息；可查阅 [www.ipcinfo.org/fileadmin/user\\_upload/ipcinfo/docs/1\\_IPC%20South%20Sudan%20-%20September%202015%20-FINAL.pdf](http://www.ipcinfo.org/fileadmin/user_upload/ipcinfo/docs/1_IPC%20South%20Sudan%20-%20September%202015%20-FINAL.pdf)。

<sup>8</sup> 与驻乌韦勒的南苏丹特派团和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工作人员的约谈以及与一名地方政府高级官员的约谈(8 月)。

<sup>9</sup> 12 月初，欧洲联盟和加拿大发表了一份声明，对主要是国家安全局所为的侵犯媒体自由和任意逮捕日益加剧表示严重关切。见“欧洲联盟指责南苏丹安全部门侵犯新闻自由”，Tamazuj 广播电台，2015 年 12 月 10 日，可查阅 <https://radiotamazuj.org/en/article/eu-accuses-south-sudan-security-service-violating-media-freedoms>。

者告上法院,但我们将会这样做”。<sup>10</sup> 他还威胁要关闭南苏丹特派团的广播电台,即米拉亚广播电台。<sup>11</sup>

21. 2015年8月16日,在基尔登机前往埃塞俄比亚参加和平会谈之时,他对聚集在朱巴机场的媒体说道:“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你反对自己的国家。如果他们[记者]之中任何人不知道这个国家杀过人,有一天我们将在他们身上演示一下。”在机场的记者们引述了他的谈话。四天后,记者 Peter Moi 在朱巴的家中被杀害;行凶者依然身份不明。8月22日,总统办公室就上述谈话发表了一项说明,其中说,“这只是提醒南苏丹记者,而不是威胁……当一名记者在从事新闻行业时,不会受到任何伤害。”<sup>12</sup>

22. 朱巴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Luka Biong Deng 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举办了一个论坛,公开讨论总统发布的将所设的州从 10 个增加到 28 个的有争议的法令(见下文第六节),其后政府下令将其解雇,并禁止今后在该中心主持下举办公开讲座。这次活动为政府官员和该法令的其他支持者及其批评者提供了一个表达观点的平台。Deng 现已离开该国。<sup>13</sup> 据报朱巴大学应用和工业科学系系主任也于 12 月 12 日遭到国家安全局逮捕。<sup>14</sup> 专家小组收到很多关于国家安全局和苏丹解军事情报部门任意逮捕和拘留政治活动份子的其他第一手报告,第七节对此作了详述。

23. 11月30日,国家立法会议五个委员会的主席和两名副主席因抵制将关于 28 个州的命令纳入宪法的修正案而被解职。7 名议员中有 6 名来自大赤道地区。<sup>15</sup>

<sup>10</sup> 见“南苏丹官员在新闻自由活动中抨击新闻记者”, Tamazuj 广播电台, 2015 年 5 月 4 日, 可查 <https://radiotamazuj.org/en/article/south-sudan-official-press-freedom-event-lashes-out-journalists>。

<sup>11</sup> 2 月 16 日, 米拉亚电台广播了对独立运动代表性领导人约翰·加朗的遗孀 Rebecca Nyandeng 的一次采访, 当天晚些时候, 马库埃威胁要关闭该广播电台。

<sup>12</sup> 见“Kiir threatens to kill journalists working against the country”, Tamazuj 广播电台, 2015 年 8 月 17 日, 可查阅 <https://radiotamazuj.org/en/article/kiir-threatens-kill-journalists-working-against-country>; Philip Aleu, “South Sudan Government dials back Kiir threat against journalists”, 美国之音, 2015 年 8 月 24 日, 可查阅 [www.voanews.com/content/south-sudan-media-journalism-threat-freedom-of-speech-peace-deal/2930469.html](http://www.voanews.com/content/south-sudan-media-journalism-threat-freedom-of-speech-peace-deal/2930469.html); “South Sudan reporter killed days after President’s threat” 半岛电视台, 2015 年 8 月 20 日, 可查阅 [www.aljazeera.com/news/2015/08/sudan-reporter-killed-days-president-threat-150820141803243.html](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5/08/sudan-reporter-killed-days-president-threat-150820141803243.html)。

<sup>13</sup> 与两名掌握 10 月和 12 月活动第一手情报的人的约谈。

<sup>14</sup> 见“Juba University dean detained by National Security”, Tamazuj 广播电台, 2015 年 12 月 12 日, 可查阅 <https://radiotamazuj.org/en/article/juba-university-dean-detained-national-security>。

<sup>15</sup> 见“Five parliament committee Chairs dismissed for rejecting Kiir’s 28 states”, Tamazuj 广播电台, 2015 年 12 月 1 日, 可查阅 <https://radiotamazuj.org/en/article/5-parliament-committee-chairs-dismissed-rejecting-kiirs-28-states>。

### C. 关于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的协议

24. 2015 年 8 月 17 日，在伊加特调解下，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尔与代表“前被拘留者”的巴干·奥姆签署了关于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的协议。基尔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于 8 月 26 日签署了该协议。如上文第六节所述，该和平协议未能导致暴力有意义的减少，而且建立过渡民族团结政府的进展甚微，其主要原因是双方缺乏政治意愿。

### D. 经济危机

25. 开展战争、国家财政资源管理不善以及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石油销售<sup>16</sup>——大幅度减少，造成了灾难性的经济局势。在提交本报告时，政府每月平均预算短缺至少 2.2 亿美元。<sup>17</sup> 政府试图通过从中央银行大量借债来支付其预算承付款，包括工作人员的薪金，这已导致超过 40 亿美元的国内债务。<sup>18</sup> 由于卡塔尔国家银行的 1 亿美元信用证机制和石油的预售，外债继续增加。专家小组从多个来源得到有关几家外国石油公司向政府提供的贷款情况的可靠情报。专家小组对这些报告的调查正在持续进行中。

26. 该国政府继续优先将资源分配给国防和安全部门(见第四节)和为部落支持网络服务，<sup>19</sup> 而牺牲了其他经济部门，详见专家小组的期中报告。对有限资源的管理集中在总统办公室、中央银行和石油和矿产部，而且款项往往由中央银行直接授权支付，而不通过财政和经济规划部，这助长了腐败。<sup>20</sup>

<sup>16</sup> 石油收入下降的直接原因是战争和全球石油价格下跌。

<sup>17</sup> 2.2 亿美元这个数字的依据是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旬固定在 2.95 南苏丹镑/美元的官方汇率，其后中央银行决定实行浮动汇率。11 月与一名苏人解官员、在朱巴的发展工作者和朱巴经济学家的约谈。另见财政和经济规划部编写的季度宏观经济情况最新简报(2015 年 11 月)第 21 页，该简报涉及 2014/2015 财政年度第四季度，介绍了 2015 年 7 月的情况。截至 11 月，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sup>18</sup> 截至 2015 年 3 月，政府从中央银行的借款估计达 220 亿美元。基于 2015 年 11 月在朱巴对经济和金融部门政府官员和南苏丹分析家进行的保密约谈。另见截至 2015 年 7 月财政和经济规划部的报告数字，这些数字载于财政和经济规划部编写的季度宏观经济情况最新简报(2015 年 11 月)第 22-24 页，该简报涉及 2014/2015 财政年度第四季度。

<sup>19</sup> 这指的是主要为丁卡人精英的网络，他们从与基尔政权结盟和效忠该政权获得大量好处，反过来又忠心拥护该政权的政策。

<sup>20</sup> 与多个情报来源、包括一名前财政和经济规划部官员的约谈，2015 年 8 月，亚的斯亚贝巴。另见“War economy: Kiir’s office spends more than budget of an entire state”，Tamazuj 广播电台，2015 年 3 月 28 日，可查阅 <https://radiotamazuj.org/en/article/war-economy-kiirs-office-spends-more-budget-entire-state>；“Investigation into \$800 million AWOL at the presidency”，The Indian Ocean Newsletter，2015 年 7 月 24 日，可查阅 <http://www.africaintelligence.com/ION/politics-power/2015/07/24/investigation-into-dollars800%00C2%A0million-awol-at-the-presidency,108085760-ART>。

### 三. 扩大和开展战争

27. 正如专家小组的期中报告所述，为了向制裁委员会提供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以供依据安全理事会第 2206(2015)号决议规定的制裁标准，对从事威胁到南苏丹和平、安全或稳定的行动或政策的个人加以指认，专家小组调查了交战各方的指挥责任。专家小组对指挥责任和总体战争行为的分析依据是官员和隶属政府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的高级军事指挥官的证词以及其他来源。

28. 如下文所述，专家小组已基于大量证据，确定基尔和马查尔两人均对各自的部队负有指挥责任。专家小组特别对团结州、上尼罗河州、中赤道州和西赤道州的战争行为做出循证评估，其中选定这些州作为自第 2206(2015)号决议通过以来总体上战争行为的最佳例证，尤其是指挥责任的最佳例证。

#### A. 指挥责任的界定

29. 安全理事会第 2206(2015)号决议第 6 和第 7 段规定了实行制裁的标准，在确定对满足这些标准的行动或政策的指挥责任时，专家小组以对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八十六条和第八十七条所规定指挥责任的理解为依据，南苏丹于 2012 年 7 月加入了该议定书。<sup>21</sup> 第八十六条规定，除其他外，这四项公约缔约方必须“取缔……严重破坏各公约”的行为。此外，根据第八十六条：

“部下破坏各公约或本议定书的事实，并不使其上级免除按照情形所应负的刑事或纪律责任，如果上级知悉或有情报使其能对当时情况作出结论，其部下是正在从事或将要从事这种破约行为，而且如果上级不在其权力内采取一切可能的防止或取缔该破约行为的措施。”

30. 因此，指挥责任的基本要素要求：上级与部下之间存在关系、即便是事实上的关系，可将破坏公约者与破坏行为发生时的指挥官联系起来；上级知悉或有理由知悉其部下已实施或可能实施破坏行为；上级未能采取一切必要合理措施防止或惩处该破坏行为。<sup>22</sup>

#### B. 政府部队的指挥责任

31. 作为国家元首兼苏丹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基尔拥有现役将军军衔，并且是该国正式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苏丹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保罗·马隆、国防和退伍军

<sup>21</sup>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 “South Sudan: world’s newest country signs up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2012 年 7 月 19 日。可查阅 [www.icrc.org/eng/resources/documents/news-release/2012/south-sudan-news-2012-07-09.htm](http://www.icrc.org/eng/resources/documents/news-release/2012/south-sudan-news-2012-07-09.htm)。

<sup>22</sup> 见 “Command responsibility and failure to act”, 国际人道法咨询服务处(ICRC, 2014 年 5 月)。可查阅 [www.icrc.org/eng/assets/files/2014/command-responsibility-icrc-eng.pdf](http://www.icrc.org/eng/assets/files/2014/command-responsibility-icrc-eng.pdf)。

人事务部部长 Kuol Manyang 和国家安全部长 Obuto Mamur(他的官邸在总统府)直接向他报告工作。

32. 基尔, 而不是总参谋长或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 颁布任命和提拔高级军官的法令, 而且他于 2014 年 3 月将总参谋长 James Hoth Mai 解除职务, 任命保罗·马隆继任。2015 年 9 月 23 日, 基尔任命一名前南苏丹解放军军官 Bapiny Monytil 中将担任负责道德操守的苏丹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任命 James Gai Yoach 为中将, 但没有指定职务。他随后还于 2015 年 11 月 5 日任命 David Yau Yau 和他的两名助手为中将。<sup>23</sup>

33. 如下文所述, 有明确、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 基尔实际上还对政府用来在各战场发动战争的各种不同武装团体拥有事实上的指挥责任。<sup>24</sup> 这些团体, 特别是在团结州和上尼罗河州以及中赤道州和西赤道州活动的团体, 是军事“正规军”、国家安全官员、民兵和部落“青年”的大杂烩。<sup>25</sup> 这些部队的实地领导权往往不同, 由地方政治和军事领袖协调聚合各种部队和资源开展行动。<sup>26</sup> 但是, 专门行动, 如攻击直升机的行动, 则受苏丹人民解放军总部直接控制, 并明确与这些团体进行协调。<sup>27</sup> 在战斗中, 苏丹人民解放军部队常常由国家安全局的部队

<sup>23</sup> 见“South Sudan President assigns top allied military commander”, 《苏丹论坛报》, 2015 年 9 月 27 日, 可查阅 [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56526](http://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56526)。

<sup>24</sup> 安全理事会在第 2206(2015)号决议中, 表示打算实施任何相称的制裁, 以鼓励南苏丹政府和反对派组建一个民族团结过渡政府, 采取有效和全面的步骤, 使直接或间接控制下的部队停止军事行动、暴力行为和侵犯人权行为, 并便利人道主义援助的畅通。该决议提到武装团体和国家安全部队均参与过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和其他侵犯行为。就其任务而言, 专家小组认为武装团体包括所有政府武装部队、隶属的民兵、“部落青年”、武装反对派部队和民兵, 以及卷入南苏丹武装活动的外国部队。

<sup>25</sup> 对于南苏丹政府和反对派来说, 武装青年都是军事行动中一个频繁出现的部分。这些群体通常基于部落认同, 主要来自特定地理区域(例如团结州由布尔-努埃尔族男子和男孩组成的马尧姆青年), 年龄从青少年至成年男子不等。青年武装团体往往由科赫县和里尔县县长等当地政治和军事人物领导和指挥, 并与其他军事人员协调参与袭击。在一些情况下, 武装青年也同时是苏人解或南苏丹国家警察等有组织的安全部门的成员。

<sup>26</sup> 在战场一级, 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之间的具体区别已经消失, 在冲突各州的许多县级官员拥有双重任命, 常常在其民事和军事职能之间转换, 致使作战环境更加复杂。此外, 这些地方领导人一直大力参与动员当地青年和民兵, 这些青年参与政府与反对派之间更广泛的冲突, 导致战争进一步蔓延到受冲突影响各州的平民。因此这种环境往往较为混乱, 地方争夺、抢牛事件和报复袭击造成一些县里几乎处于永无休止的暴力状态, 例如团结州的科赫和里尔。

<sup>27</sup> 10 月和 11 月在上尼罗河州和朱巴分别与两名高级苏丹人民解放军战地指挥官约谈, 本文将此二人称为 E 和 F; 8 月在朱巴的苏人解总部与一名苏丹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后文称之为 A)约谈; 11 月在朱巴与一名前政治人物 P 约谈。

加以补充，这些部队往往由来自瓦拉布州和北加扎勒河州的丁卡人组成，这两个州分别是基尔和保罗·马隆的家乡所在州。<sup>28</sup>

34. 基尔和保罗·马隆还招募了被称为“Mathiang Anyoor”的民兵，据非洲联盟南苏丹调查委员会称，<sup>29</sup>这支民兵参与了2013年在朱巴的多起杀戮。<sup>30</sup>这些民兵在基尔的中赤道州 Luri 农场接受训练，未经 James Hoth Mai 批准。<sup>31</sup>随后一批 3 000 多名国家安全局军官在 Luri 接受了四个月的部分训练，其后受训人员被转移到西加扎勒河州 Mapel，他们在那里又接受了 4 个月的训练，于 5 月毕业。<sup>32</sup>

图一

2013 年 12 月 16 日总统向全国发表讲话



来源：路透社。

<sup>28</sup> 在朱巴与前政治人物 P 约谈(11 月)，在马拉卡勒与伊加特监测与核查机制官员约谈(9 月)，在朱巴与一名苏人解高级军官约谈(9 月)，在帕加克与一名前国家安全局受训人员约谈(11 月)，使用因特网与一名南苏丹问题国际专家 M 约谈(10 月)。2013 年 12 月以来，政府在南苏丹所有地区、主要是在丁卡人居住的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征募。来自北加扎勒河州和瓦拉布州的青年被招募的人数最多，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国家安全局主持下接受训练和装备。南苏丹人通常说这些人是“新的” Mathiang Anyoor。

<sup>29</sup> 见 [www.peaceau.org/uploads/auciss.final.report.pdf](http://www.peaceau.org/uploads/auciss.final.report.pdf)。

<sup>30</sup> 见非洲联盟南苏丹调查委员会最后报告，第 53-54 段。

<sup>31</sup> 同上，第 124 和第 451 段。另见“Generals say Juba massacres done by private militia, not SPLA”，Tamazuj 广播电台，可查阅 <https://radiotamazuj.org/en/article/generals-say-juba-massacres-done-private-militia-not-spla>，其中引述了一些高级官员和前任官员的话；以及专家小组的约谈。

<sup>32</sup> 见“South Sudan graduates over 3 000 national security officers”，《苏丹论坛报》，2015 年 5 月 5 日，可查阅 [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54865](http://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54865)。这个消息得到了专家小组在帕加特与一名被征募人员的约谈(11 月)、在内罗毕与一名民间社会代表 K 的约谈(10 月)、在朱巴与苏人解高层军官 A 的约谈(9 月)的佐证。

35. 因此，专家小组基于多个具有第一手情报的独立来源确定，有下文所述的明确、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政府或隶属政府的部队在战争过程中犯下的大多数暴力行为，包括袭击平民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是由政府最高级别的高层人员指挥或在其知悉的情况下实施的，这些人员包括基尔、保罗·马隆和国家安全局内部安全局局长阿科尔·库尔。

36. 武装冲突主要战场上的军事行动与苏丹人民解放军总部在后勤上一直有着协调，包括大炮、驳船、坦克和直升机在内的空中资产和重型武器与当地部队有着配合。如下文所述，这些行动中的战术因州而异，但当地部队与国家一级当局之间一直有着协调。专家小组约谈的两名师长和一名高级别战地指挥官一再指出，他们服从苏丹人民解放军总部的行动命令，而且基尔时常得到行动指挥官的情况通报。<sup>33</sup>

37. 此外，至少有三份涉及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已送交总统办公室，等待基尔采取行动追究受他指挥的被控犯罪人的责任。其中包括：国家警察局对 2013 年 12 月朱巴杀戮事件的调查报告；2014 年 3 月 15 日南苏丹人权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已公布，但其建议是向基尔提出的；琼格莱州官员关于 2014 年 4 月南苏丹特派团平民保护点遭受袭击情况的报告。<sup>34</sup>

38. 此外，主持非洲联盟南苏丹调查委员会的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在委员会最后报告于 2014 年 10 月完稿后，交给基尔一份副本。非洲联盟于 2015 年 10 月公开发表该报告。委员会认为，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是：

“根据或为了推行一项国家政策而犯下的。事实上，这些罪行的实施手法证明了袭击的‘普遍性或系统性’。证据还表明，这是有组织的军事行动，如果没有军事和政府机构各行为体的协同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可从中推断存在一项国家政策。”<sup>35</sup>

39. 这一结论并没有导致对该报告中专门单独列出的个人、如总统卫队指挥官 Marial Chanuong 进行任何调查或诉讼。<sup>36</sup>

<sup>33</sup> 在 Wunjik 与第三师师长 Santino Deng Wol 的约谈(8 月)，在马拉卡勒与第二师代理师长 Rueli Phuot 的约谈(9 月)，9 月和 10 月在南苏丹与苏丹解高级战地指挥官 GG 的约谈。

<sup>34</sup> 有关南苏丹特派团的报告，见 <https://unmiss.unmissions.org/Portals/unmiss/Human%20Rights%20Reports/UNMISS%20Conflict%20in%20South%20Sudan%20-%20A%20Human%20Rights%20Report.pdf>。关于南苏丹人权委员会的报告，见“Interim report on South Sudan internal conflict: 15 December 2013-15 March 2014”，可查阅 [www.sudantribune.com/IMG/pdf/rreport\\_on\\_conflicts\\_in\\_south\\_sudan.pdf](http://www.sudantribune.com/IMG/pdf/rreport_on_conflicts_in_south_sudan.pdf)。

<sup>35</sup> 见非洲联盟南苏丹调查委员会最后报告，第 812 段。另见第 806 至 812 段及第 1126 至 1131 段。

<sup>36</sup> 委员会于 7 月 1 日指认了 Chanuong 等人。

### C. 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的指挥责任

40. 尽管反对派部队派别林立，而且在 2013 年 12 月朱巴事件后以基本上无协调的方式凑在一起，但马查尔继续公开申明并直接向专家小组申明，他领导了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并指挥其部队的行动。最近，2015 年 11 月，他在上尼罗河州帕加克(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总部)召开了一次所有反对派高级指挥官和政治领导人会议。期间，包括目前领导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中规模最大的作战部队的 Johnson Olony 中将在内的高级指挥官向专家小组证实，他们接受马查尔的命令。马查尔还被和平协议确认为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主席兼总司令。<sup>37</sup>

41. 此外，非洲联盟南苏丹调查委员会审议了反对派部队的指挥责任问题，并在其报告第 818 至 823 段中得出结论认为，根据公开声明、与马查尔的会面和证人报告，马查尔对反对派保持着行动控制。专家小组未发现与这一评估相矛盾的任何证据，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自委员会报告于 2014 年 10 月完稿后指挥责任已发生转移。

42. 因此，专家小组基于多个具有掌握第一手情报的独立来源确定，有下文所述的明确、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在战争过程中犯下的大多数暴力行为，包括违反停火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是由包括马查尔在内的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最高级别的高层人员指挥或在其他知悉的情况下实施的。

43. 尽管如此，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在过去一年中面临重大军事挑战。政府在团结州开展进攻，加之反对派后勤严重短缺(详见下文)并缺乏空中打击和防空能力，导致其在许多地点基本采取守势。与政府方面一样，反对派部队既有苏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安全部门的正规军部队，又有部落青年团体，包括主要由洛乌的努埃尔族、Gawaar 的努埃尔族和吉卡尼的努埃尔族青年组成的白军和其他地方自卫民兵。<sup>38</sup> 由于(有时是强迫的)征募活动，Gawaar 的努埃尔族和 Jikany 的努埃尔族青年团体的规模有所增加。

44. 反对派内部还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导致一批高级指挥官在 Peter Gadet 将军率领下退出进行中的军事行动。这批人的主要不满是通过 2015 年 8 月的和平协议订立的分享权力方案恢复原状，未能解决苏人解内部的深层问题，并且没有充分规定追究应对 2013 年 12 月在朱巴杀害努埃尔族平民事件负责者的责任。

<sup>37</sup> 11 月在帕加克与 Olony 进行约谈。专家小组于 10 月在喀土穆与 Peter Gadet 进行了约谈，当时 Gadet 也确认，在他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倒戈之前，他从马查尔那里接受作战命令。

<sup>38</sup> 关于白军的组成，见 Brian Abeda, “Making Sense of the White Army’s Return in South Sudan” 安全治理中心文件第 1 号(2015 年 2 月，加拿大渥太华)。可查阅 [www.ssrresourcecentre.org/wp-content/uploads/2015/02/CSG-Paper-1-Adeba-Feb-2015.pdf](http://www.ssrresourcecentre.org/wp-content/uploads/2015/02/CSG-Paper-1-Adeba-Feb-2015.pdf)。

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中的努埃尔族高级指挥官在上尼罗河州帕加克与专家小组会晤，期间表达了对问责问题的类似看法，他们强调自己热爱和平，但他们签署该协议主要是由于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

45. 4月和10月，上尼罗河州主要为希卢克族的苏人解部队从政府方面投入反对派阵营，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 Peter Gadet 退出的影响，导致反对派于5月暂时占领了马拉卡勒。然而，2015年反对派仍未能发动任何持续攻势，截至12月，也没有占据任何主要城市地区——这些因素无疑促使马查尔签署了8月的和平协议。

#### D. 团结州

46. 在第2206(2015)号决议通过后不久，政府于4月在团结州发动攻势，专家小组在期中报告中对此作了详尽介绍。攻势展现了上述指挥和控制的特点，是通过一种三管齐下的攻击将反对派从该国主要地区逐出的更大战略的一部分。来自琼格莱州博尔的政府部队向东运动，以攻占阿科博，这是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控制下的最后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城镇；来自上尼罗河州马拉卡勒的部队向东运动，以攻占帕加克；来自团结州卢布科纳和本提乌的部队在湖泊州和博尔的部队的增援下，进入团结州南部和中部，这些地区是努埃尔人的心脏地带。

47. 专家小组基于多重独立的亲身讲述，包括秘密约谈苏丹人民解放军一些高级官员，作出评估认为，一批高级安全官员——包括总参谋长保罗·马隆、负责作战的副总参谋长 James Ajongo 中将、负责行政的副总参谋长 Malual Ayom 中将、负责后勤的副总参谋长 Malek Ruben 中将和内部安全局局长阿科尔·库尔——自2015年1月开始计划了这场攻势，自4月下旬起监督其执行，指挥最终由保罗·马隆负责。<sup>39</sup>

48. 就在团结州方面的攻势而言，政府的战略高度依赖将主要由团结州马尧姆县的布尔-努埃尔族民兵组成的南苏丹解放军以及总部在团结州卢布科纳县的苏人解第四师余部合并在一起。第四师在苏人解 Thiab Gatluak Taitai 少将的指挥下行动，攻势的作战领导权主要下放给 Matthew Puljang 少将领导的前南苏丹解放军军官。<sup>40</sup> Puljang 得到了地方政府有关人员协助，其中包括若干县的县长，如马尧姆县县长 John Bol Mayak、科赫县县长 Gordon Koang Biel、马耶迪特县县长 Kor Gatmai Garang 和里尔县县长 Wai Yach Gatkouth，此外，在团结州设有基地的

<sup>39</sup> 专家小组在朱巴与两名苏丹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 A 和 B 约谈(8月和10月)，7月用因特网与国际研究员 M 约谈。

<sup>40</sup> 在朱巴与团结州前地方政府官员 FF 的约谈(10月)，在朱巴与苏丹人民解放军高层军官 E 和苏丹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 D 的约谈(11月)。另见人权观察，“They burned it all: destruction of villages, killings and sexual violence in Unity State South Sudan”，2015年7月22日，可查阅 [www.hrw.org/report/2015/07/22/they-burned-it-all/destruction-villages-killings-and-sexual-violence-unity-state](http://www.hrw.org/report/2015/07/22/they-burned-it-all/destruction-villages-killings-and-sexual-violence-unity-state)。

达尔富尔正义与平等运动力量提供了补充。<sup>41</sup> 苏人解的一名副参谋长告诉专家小组，苏人解考虑将南苏丹解放军充分纳入指挥结构，但这一进程由于战争而比较仓促，南苏丹解放军因而未得到必要的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培训。尽管如此，苏人解总部仍在攻势期间部署了这些部队，而没有从当时更稳定的其他地点调派更训练有素的苏人解部队。<sup>42</sup>

49. 2015 年年初，政府开始武装布尔-努埃尔族青年，以便其参与攻势。大多数布尔-努埃尔族青年已有机会获得 AK 型自动步枪(在该州各地泛滥)，但弹药是维持其行动的关键。专家小组根据军方情报来源的大量证据和证词确定，青年团体得到了苏人解总部为此次攻势专门供应的弹药，最初是通过团结州州长 Joseph Monytil(布尔-努埃尔人)和马尧姆县县长 John Bol Mayak 提供，后在加盖-努埃尔族袭击团结州南部时，由科赫县和里尔县县长提供。<sup>43</sup>

50. 苏人解为所有高级作战指挥官配备了卫星电话，用于同苏人解总部协调。据 3 个独立情报来源向专家小组报告，攻势期间，Joseph Monytil、Matthew Puljang 和保罗·马隆至少在朱巴举行了一次会议。<sup>44</sup> 这一攻势造成广泛毁坏、将平民作为打击对象、大批民众流离失所、许多侵犯人权行为。其后数千头牛随后被赶往本提乌和马尧姆。<sup>45</sup>

51. 政府使用南苏丹解放军和布尔-努埃尔族青年是利用团结州的布尔-努埃尔族与其他努埃尔族部落间的敌意和历史纠葛，这源于抢牛传统以及苏丹内战期间努埃尔族内部冲突引发的恩怨。布尔-努埃尔族领袖决定与政府结盟以及随之产生的双方在攻势前实施的暴行加剧了这一遗留问题。攻势的许多目击者以及在团结州开展工作的国际组织代表指出，政府放纵大规模抢牛行为，既为了激励进攻者，也以此剥夺反对派的资源。<sup>46</sup>

<sup>41</sup> 苏丹问题专家小组提供的并得到团结州情报来源证实的资料。专家小组还多次亲眼目睹在团结州有正义与平等运动人员存在。

<sup>42</sup> 专家小组与苏丹人民解放军高层军官 HH 的正式会晤(8 月，朱巴)。

<sup>43</sup> 在朱巴与苏丹人民解放军高层战地指挥官 E 的约谈(11 月)，在朱巴与苏丹人民解放军高层军官 B 和苏丹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 D 的约谈(9 月)，在朱巴与熟悉该地区的记者 S 的约谈(11 月)以及在朱巴与一名外交官的约谈(11 月)。

<sup>44</sup> 在朱巴与苏丹人民解放军高层官员 A(11 月)的约谈以及用因特网与熟悉该地区的国际研究人员 M 和 N 分别进行的两次约谈(7 月)。

<sup>45</sup> 专家小组参观并拍摄了本提乌和卢布科纳的政府养牛营地。

<sup>46</sup> 在朱巴与团结州前地方政府官员 FF 的约谈(10 月)，在团结州与南苏丹特派团人员的约谈(11 月)。

52. 在团结州南部和中部的许多地区遭到破坏后，众多媒体和人道主义组织以及南苏丹特派团发布了关于侵犯人权规模的报告。<sup>47</sup> 专家小组的期中报告详述了其中一些侵犯行为。政府在截至 12 月中旬的持续行动中继续采用相同策略，导致了第七节所述的持续将平民作为打击对象以及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sup>48</sup>

53. 2015 年 8 月，苏人解负责作战的副总参谋长 James Ajongo 告诉专家小组，苏人解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关于在团结州侵犯人权的指控，但委员会无法在南苏丹特派团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开始工作。当被问及苏人解 8 月的调查时，南苏丹特派团人权司告诉专家小组，已将这项请求转至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然而，南苏丹特派团并没有参加联合调查的计划，原因是苏人解召集的小组公正性以及苏人解在攻势期间开展的调查的可信度存有顾虑。截至 12 月中旬，专家小组未获悉苏人解为调查这些报告作出了任何进一步努力，而且没有任何参与攻势的高级指挥官面临纪律程序。

54. 政府的攻势，加上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资源有限，致使反对派在团结州基本处于守势。自专家小组的期中报告以来，专家小组未获悉反对派在该州展开了任何重大进攻行动，所报反对派活动大多旨在保卫族群免受攻击或收复所失领地和牛。因此，团结州的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力量主要分散为地方自卫团体，利用在该州所剩有限的有组织部队及当地武装青年。<sup>49</sup>

## E. 上尼罗河州

55. 上尼罗河州的战争呈现不同的模式，青年团体较少直接参与大规模作战。上尼罗河州由于拥有仍在运作的帕洛伊奇油田和相关基础设施、马拉卡勒市以及尼罗河港口，因此有许多重要军事地点。因此，苏人解在该州部署了大批部队，它

<sup>47</sup> 关于一些例子，见“Flash human rights report on the escalation of fighting in Greater Upper Nile: April/May 2015, 29 June 2015”，可查阅 <http://unmiss.unmissions.org>；苏丹和南苏丹人的安全基线评估，“The conflict in Unity State”（小武器调查，2015 年 7 月 3 日，日内瓦），可查阅 [www.smallarmssurveysudan.org/facts-figures/south-sudan/conflict-of-2013-14/the-conflict-in-unity.html#c1690](http://www.smallarmssurveysudan.org/facts-figures/south-sudan/conflict-of-2013-14/the-conflict-in-unity.html#c1690)；Abu-Bakarr Jalloh，“South Sudan spokesman: army didn't commit atrocities”，Deutsche Welle, 2015 年 7 月 22 日，可查阅 [www.dw.com/en/south-sudan-spokesman-army-didnt-commit-atrocities/a-18601282](http://www.dw.com/en/south-sudan-spokesman-army-didnt-commit-atrocities/a-18601282)；人权观察，“They burned it all: destruction of villages, killings and sexual violence in Unity State South Sudan”，2015 年 7 月，可查阅 [www.hrw.org/report/2015/07/22/they-burned-it-all/destruction-villages-killings-and-sexual-violence-unity-state](http://www.hrw.org/report/2015/07/22/they-burned-it-all/destruction-villages-killings-and-sexual-violence-unity-state)。

<sup>48</sup> 12 月 2 日，专家小组收到苏人解和联合国来源提供的报告，称保罗·马隆调整了苏人解在团结州的指挥系统，任命 Stephan Buoy 少将接任第四师指挥官，并建立了新指挥链，其中 Puljang 少将直接向马隆报告。专家小组自 6 月首次访问南苏丹以来，已多次通过外交部和专家小组在国防部的协调人要求会晤马隆和 Puljang，但从未收到任何答复。

<sup>49</sup> 这一评估是南苏丹特派团军事人员向专家小组提供的，专家小组 11 月访问团结州期间得以证实。此外，专家小组在朱巴与努埃族领袖进行了约谈（11 月），并在朱巴与熟悉该地区的记者 S 进行了约谈（11 月）。

们来自第一、第二、第六和第七师，自 2015 年年中得到第二师的增援，并由国家安全局战斗部队给予了支援。<sup>50</sup> 许多地区由经验丰富的苏人解高级指挥官掌控。苏人解还在帕洛伊奇的油田附近至少部署了一架米-24 型攻击直升机；朱巴的苏人解总部负责直升机的作战控制。<sup>51</sup>

56. 政府武装和利用了上尼罗河州民兵，特别是 Shilluk Agwelek(直至 2015 年 4 月 Johnson Olony 少将倒戈)、<sup>52</sup> 马班防卫部队以及来自阿科卡、迈卢特和伦克的帕东丁卡族民兵。<sup>53</sup> 专家小组根据掌握第一手情报的多个独立情报来源确定，武装这些族群基本绕开了苏人解武器供应和会计核算机制，特别是帕东丁卡族民兵直接通过阿科尔·库尔领导的国内安全局领取小武器和弹药，而该局获得了帕东丁卡族石油和矿产部部长 Stephen Dieu Dau 通过尼罗河石油公司提供的采购和转让财务授权。<sup>54</sup>

57. 自专家小组的期中报告以来，政府对希卢克族聚居的上尼罗河州的一些西岸村庄发动了若干次袭击。在整个 2015 年，政府多次使用米-24 型直升机空袭希卢克族的阵地，并攻占马拉卡勒附近的西岸领地。<sup>55</sup> 一些地点的卫星图像记录表明这些袭击造成了严重破坏(见附件二)。希卢克族的 Yohanis Okech 少将 10 月下旬从政府方面倒戈加入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南苏丹特派团的一艘驳船和

<sup>50</sup> 专家小组还收到多份关于驻扎在上尼罗河州的苏丹反对派团体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派打击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的报告，但无法独立核实这些报告。

<sup>51</sup> 专家小组所获 10 月 31 日、11 月 2 日、9 日和 14 日的 Paloich 机场卫星图像；在朱巴与苏丹人民解放军高层战地指挥官 E 的约谈(11 月)，在朱巴与苏丹人民解放军高层军官 A 的约谈(9 月)以及在马拉卡勒与第二师代理指挥官的约谈(9 月)。

<sup>52</sup> 装备精良的阿考卡帕东丁卡族参与了与希卢克族的土地纷争，造成 Olony 副手 James Bwogo Olew 少将于 4 月被杀。苏丹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内部权力斗争导致当时无法适当处理局势，最终造成 Olony 随后倒戈以及苏丹人民解放军资产严重受损，其中包括约 30 辆坦克，同时马拉卡勒再次爆发战斗。自 Olony 倒戈后，政府增援了帕东丁卡族并满足了他们的许多要求，包括根据基尔设立 28 个州的命令将希卢克族传统土地授予丁卡族占多数的地区；任命 Chuol Tong 为帕东州州长；12 月，在就伦克丁卡族民兵问题发生分歧后，任命丁卡族的 David Manyok Barac 将军接替伦克第一师指挥官努埃尔族的 Stephen Buoyo。

<sup>53</sup> 见“上尼罗河州的冲突”，苏丹和南苏丹人的安全基线调查(小武器调查，4 月，日内瓦)，可查阅 [www.smallarmssurveysudan.org/facts-figures/south-sudan/conflict-of-2013-14/the-conflict-in-upper-nile.html](http://www.smallarmssurveysudan.org/facts-figures/south-sudan/conflict-of-2013-14/the-conflict-in-upper-nile.html)。专家小组在帕加克与 Johnson Olony 的约谈(11 月)，在内罗毕与希卢克族高级指挥官 T 的约谈(9 月)，在马拉卡勒与国际专家 O 的约谈(11 月)，在马拉卡勒与一名南苏丹特派团当地工作人员的约谈(11 月)以及在马拉卡勒与一名努埃尔族族领袖的约谈(11 月)。

<sup>54</sup> 在朱巴与高级战地指挥官 E 的约谈(11 月)，在欧洲与石油和矿产部前雇员 U 的约谈(9 月)，在朱巴与达尔石油营业公司雇员 W 的约谈(11 月)，在内罗毕与民间社会代表 K 的约谈(9 月)，在马拉卡勒与国际专家 O 的约谈(11 月)，用因特网与南苏丹问题国际专家的约谈(12 月)。库尔也是尼罗河石油公司董事会成员。

<sup>55</sup> 在马拉卡勒与第二师代理指挥官的约谈(9 月)，他称苏人解已根据苏人解总部的指示越过尼罗河，以保障飞机在马拉卡勒机场降落，并称跨河得到苏丹人民解放军总部控制的米-24 型直升机的支援。

人员在此期间被扣)的原因之一是他对政府动用直升机袭击希卢克族村庄感到不满。<sup>56</sup>

58. 上尼罗河州的一些人士向专家小组报告说, 较小的战斗规模的现况是脆弱的, 族群间的恩怨或苏人解内部的紧张关系随时会引发大规模的暴力行为。<sup>57</sup>

## F. 西赤道州和中赤道州

59. 在战争的头 14 个月, 西赤道州和中赤道州基本未受影响(朱巴以外), 而 2015 年下半年的战斗显著增加, 其原因是赤道州族群与丁卡族牧民间的矛盾。5 月 22 日, 西芒德里县执行主任在县长面前遭到杀害, 而他们当时正在调查两名苏人解士兵被杀事件。得到苏人解指挥官和政客们武装的主要来自湖泊州和瓦拉布州的全副武装牧民与大赤道区族群安全部队对峙, 造成媒体广泛报道的一系列报复性袭击和暴力升级。<sup>58</sup>

60. 赤道区武装团体历来是地方防卫力量。在西赤道州, 名为“箭童”的族群武装防卫部队在政府默许下行动, 保护当地族群免受上帝抵抗军(上帝军)袭击。然而, 随着赤道地区各族群、丁卡族牧民和苏人解间战斗升级, 部分箭童日益卷入, 并参与了 5 月 29 日在延比奥对政府部队的袭击。政府随后向该地区增派部队, 包括 6 月从朱巴调派专门突击部队。<sup>59</sup> 据报, 在最近几个月多次发生苏人解倒戈事件, 政府深受其苦, 新团体宣布将开展武装反政府活动。<sup>60</sup>

<sup>56</sup> Okech 在倒戈后不久的一次会晤中向南苏丹特派团人员和专家小组讲述此事。他还提到 10 月下旬从苏丹人民解放军倒戈的原因是对设立 28 个州的命令以及成立“老虎派新军”感到不满。

<sup>57</sup> 例如, 在 11 月与专家小组的一次会晤中, Olony 威胁说, 如果苏人解不撤退, 他将夺回整个尼罗河西岸。另外, 专家小组在马拉卡勒与南苏丹特派团当地和国际工作人员以及国内流离失所者进行了约谈(10 月和 11 月), 在马拉卡勒与国际专家 O 进行了约谈(11 月)。

<sup>58</sup> 见“South Sudan army accused of killing top Western Equatoria official”, 《苏丹论坛报》, 2015 年 5 月 23 日, 可查阅 [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55076](http://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55076)。在朱巴与一群赤道地区民间社会活动家进行了约谈(11 月), 在朱巴分别与前政治家 P 和 Q 进行了约谈(9 月和 10 月), 在朱巴与苏丹人民解放军高层军官 B 进行了约谈(10 月), 在朱巴与南苏丹特派团官员进行了约谈(10 月), 在内罗毕分别与民间社会代表 K 和 V 进行了约谈(7 月和 11 月)。

<sup>59</sup> 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对西赤道州马里迪县和伊巴县的初步快速需求估计, 所涉期间为 2015 年 7 月 2 日至 5 日, 可查阅 <http://reliefweb.int/report/south-sudan/irna-report-maridi-and-ibba-counties-western-equatoria-state-2nd-5th-july-2015>。

<sup>60</sup> “全国拯救革命运动: new rebel group formed in South Sudan”, South Sudan Nation.com, 2015 年 1 月 28 日, 可查阅 [www.southsudannation.com/revolutionary-movement-for-national-salvation-remnasa-new-rebel-group-formed-in-south-sudan/](http://www.southsudannation.com/revolutionary-movement-for-national-salvation-remnasa-new-rebel-group-formed-in-south-sudan/); “Former Western Equatoria State’s minister joins rebellion, vows to topple ‘kiir’s tribal regime”, 南苏丹通讯社, 2015 年 11 月 24 日, 可查阅 [www.southsudannewsagency.com/news/top-stories/former-western-equatoria-states-minister-joins-rebellion](http://www.southsudannewsagency.com/news/top-stories/former-western-equatoria-states-minister-joins-rebellion)。

61. 关于政府、特别是苏人解以残暴手段应对反叛的媒体报道，使赤道地区的许多人日益认为冲突正在升级，<sup>61</sup> 并加剧了对政治上受排斥以及战争日益具有部落性的不满。2015 年 8 月，西赤道州州长 Joseph Bangasi Bakosoro 遭到解职和临时拘留，进一步加深了上述看法。

62. 9 月和 10 月，西赤道州马里迪、西芒德里和东芒德里爆发战斗。武装团体进一步大量增加，<sup>62</sup> 其中一些团队宣布投靠反对派。最近几个月，政府行动也有所加强，特别是部署了直升机。<sup>63</sup> 苏人解一直阻挠联合国和伊加特监测和核查机制进入该州受冲突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并明确威胁击落任何在政府不知晓的情况下飞行的飞机。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称有两名反对派高级军事人物于 12 月在芒德里附近被杀；专家小组未能独立证实这一说法。<sup>64</sup>

63. 虽然赤道地区许多武装团体的恩怨主要源自当地，并集中于部落和政治边缘化、土地以及牧民与农民间冲突问题，但其中一些团体(Wesley Weluba 领导的全国拯救革命运动以及前西赤道州新闻部长 Charles Kisanga 领导的箭童派别)已开始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建立联系。<sup>65</sup> 在最初未能在赤道地区建立自己的运动后，Martin Kenji 现在担任大赤道区的反对派高级作战指挥官，并于 11 月出席了马查尔最近在上尼罗河州帕加克召集的领导人会议。<sup>66</sup>

64. 11 月和 12 月，苏人解与西赤道州芒德里和中赤道州 Wonduraba 的不同族群缔结了两项“和平协议”，表明苏人解在该区域不仅发挥军事作用，还能扮演政治角色。

<sup>61</sup> “SPLA chief of staff, Malong, orders shoot to kill in Yambio”, South Sudan Nation.com, 2015 年 7 月 1 日。可查阅 [www.southsudannation.com/spla-chief-of-staff-malong-orders-shoot-to-kill-in-yambio/](http://www.southsudannation.com/spla-chief-of-staff-malong-orders-shoot-to-kill-in-yambio/)。

<sup>62</sup> 见 “Former Western Equatoria State’s minister joins rebellion, vows to topple Kiir’s tribal regime”, 南苏丹通讯社, 2015 年 11 月 24 日。可查阅 [www.southsudannewsagency.com/news/top-stories/former-western-equatoria-states-minister-joins-rebellion](http://www.southsudannewsagency.com/news/top-stories/former-western-equatoria-states-minister-joins-rebellion)。

<sup>63</sup> 见 James Butty, “South Sudan military ordered to shoot down planes”, 美国之音, 2015 年 12 月 14 日。可查阅 [www.voanews.com/content/south-sudan-military-ordered-to-shoot-down-planes/3101785.html](http://www.voanews.com/content/south-sudan-military-ordered-to-shoot-down-planes/3101785.html)。

<sup>64</sup> 见 “SPLA-IO two top commanders killed by government forces in Mundri air raids”, 《苏丹论坛报》，2015 年 11 月 27 日。可查阅 [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57189](http://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57189)。

<sup>65</sup> 例如，全国拯救革命运动和南苏丹人民爱国阵线这两个武装团体在最近几个月宣布投靠反对派。见 “South Sudan’s rebe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for National Salvation merges with SPLM-IO”, 《苏丹论坛报》，2015 年 10 月 28 日，可查阅 [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56873](http://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56873); “Former Western Equatoria State’s minister joins rebellion, vows to topple Kiir’s tribal regime”, 南苏丹通讯社, 2015 年 11 月 24 日，可查阅 [www.southsudannewsagency.com/news/top-stories/former-western-equatoria-states-minister-joins-rebellion](http://www.southsudannewsagency.com/news/top-stories/former-western-equatoria-states-minister-joins-rebellion)。

<sup>66</sup> 专家小组 11 月访问帕加克期间亲眼所见。

## 四. 武器的采购

65. 专家小组依照第 2206(2015)号决议第 18(c)段为其规定的任务，<sup>67</sup> 调查了武器和弹药流向及其随后在南苏丹的最终用途。如期中报告所述，在没有实行武器禁运的情况下，采购武器或军用物资并不违反决议规定，专家小组在与会员国和被调查实体的所有来往公文中强调了这一点。

66. 即使签署了 8 月的和平协议并面临巨大经济压力，双方仍继续寻求向部队提供各种武装。如本报告其他章节及专家小组的期中报告所述，大量武器的持续流入对该国的平民和总体安全形势产生了可怕的影响。下文关于武器采购和分发的内容也进一步佐证了第三节所述的指挥责任证据。

### A. 政府

67. 第三节所述的政府战略需要拥有大量小武器和轻武器以及弹药，并在族群一级分发。这一做法非常普遍，以致赤道地区的领袖向专家小组抱怨说苏人解高层军官中的赤道地区的人有限，使其在对抗丁卡族牧民时在物资方面处于相对劣势。<sup>68</sup>

68. 在战争爆发前，由于缺乏适当登记以及经常发生政府库存武器遭盗窃或流失的情况，政府对拥有的武器数量了解有限。<sup>69</sup> 战争极大地加剧了这种状况，政府甚至不知道领取薪金或有效接受指挥的人数或拥有武器的数量。<sup>70</sup> 因此，小武器采购政策一直基于多多益善的假定。此外，高级政府官员和军事官员希望武装自己的族群，以便这些团体能偷到更多的牛，并打赢土地纠纷，从而提高其地位和政治资本。在丁卡族聚居的瓦拉布州和湖泊州，这一做法被证明尤其有害，导致不同的丁卡族部族间发生大规模战斗。

69. 政府采购的主要重点是在前华沙条约国家设计和制造的相对简单而且通常过时的装备或此类物资的仿制品。<sup>71</sup> 新兵无须太多培训即可使用这种武器。乌

<sup>67</sup> 给专家小组规定的一项任务是收集、审查和分析有关向个人和实体供应、出售或转让军火和有关物资以及相关军事援助和其他援助、包括通过非法贩运网络从事这些活动、从而破坏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的政治进程的信息，或是有关参与违反国际人权法或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信息。

<sup>68</sup> 在朱巴与前政治家 P 和 Q 的约谈(10 月和 11 月)

<sup>69</sup> 见 See Benjamin King, “Excess arms in South Sudan: security forces and surplus management”, 小武器调查, 问题简报第 6 号, (2014 年 4 月, 日内瓦)。可查阅 [www.smallarmssurvey.org/fileadmin/docs/G-Issue-briefs/SAS-IB6-Excess-Arms-in-South-Sudan.pdf](http://www.smallarmssurvey.org/fileadmin/docs/G-Issue-briefs/SAS-IB6-Excess-Arms-in-South-Sudan.pdf)。

<sup>70</sup> 在朱巴与苏丹人民解放军高层军官 A 和 B 进行了约谈(8 月、9 月和 11 月), 在朱巴与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进行了约谈(6 月), 在朱巴与前政治家 P 进行了约谈(9 月)。

<sup>71</sup> 专家小组获得的机密文件。

克兰在 2014 年武器出口报告中提及向南苏丹出口了 830 挺轻型机枪和 62 挺重机枪。<sup>72</sup> 另一个例子是专家小组的期中报告所述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采购的装备。

70. 战争切实减少了参与武器和弹药采购决策的人员和机构数目。专家小组根据对各种文件的彻底审查以及与掌握第一手情报的多个独立情报来源的约谈确定, 进行武器采购决策的关键人物是基尔、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 Kuol Manyang、苏人解总参谋长保罗·马隆、国内安全局长阿科尔·库尔、石油和矿产部部长 Stephen Dieu Dau 以及财政和经济规划部部长 David Deng Athorbei 和国家安全部部长 Obuto Mamur, 后两者参与的程度较低。他们也代表了仍可动用石油销售所获硬通货的少数政府机构。鉴于采购量较大和参与人数非常有限, 而且国防开支完全缺乏监督, 滋生腐败的可能性很高。<sup>73</sup>

71. 绕过问责机制采购武器的做法始于战争前。2013 年, 阿科尔·库尔绕过了时任国家安全部长 Oyay Deng Ajak, 直接向基尔申购专家小组期中报告所述的以色列 ACE 步枪。<sup>74</sup> 这些步枪发给了总统府“Mathiang Anyoor”成员, 用于 2013 年 12 月在朱巴袭击努埃尔族。<sup>75</sup> 这一做法在战争期间更加频繁, 以致苏人解采购、供应和培训局等部门以及内部审计机制经常被绕过或采购后方获得通报。<sup>76</sup>

72. 这一状况, 加上欧洲联盟的武器禁运以及联合国会员国拒绝向处于战争状态的政府出口武器导致可选范围较为有限, 造成出现了对战场条件或预期目标而言的次优采购方案, 即军用物资有时被认为对地形而言不够坚固(如装甲运兵车)、缺乏装甲(如专家小组的期中报告所述两栖车辆)或不适合现有的战场战术或供应链。

73.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使用较短的 5.56X45 毫米北约弹匣的自动步枪不断增加, 如中国产 CQ 步枪和以色列 Micro Galils 步枪。这些武器构成后勤挑战, 因

<sup>72</sup> 见 [www.dsecu.gov.ua/control/uk/publish/article?jsessionid=39801E0E982121585786A851C4A4D434?art\\_id=48545&cat\\_id=48544](http://www.dsecu.gov.ua/control/uk/publish/article?jsessionid=39801E0E982121585786A851C4A4D434?art_id=48545&cat_id=48544)。

<sup>73</sup> 专家小组获得的文件以及在朱巴与苏人解高层军官 A 和 B、苏人解高级军官 D 以及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官员 G 和 I 的约谈(9 月、10 月和 11 月), 以及在朱巴(8 月和 11 月)、马拉卡勒(10 月和 11 月)和内罗毕(10 月)与南苏丹民间社会代表的约谈, 在帕加克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的约谈(11 月)以及在坎帕拉与政府官员 C 的约谈(11 月)。

<sup>74</sup> 专家小组看到的最终用户证书以及在内罗毕与南苏丹政府前高级官员 AA 和 BB 的约谈(11 月)。

<sup>75</sup> 专家小组与密切参与这些活动的前国家安全局成员 H 的约谈(8 月, 喀土穆)以及与两名南苏丹事件目击者的约谈(9 月和 10 月, 朱巴)。关于这些事件和 Mathiang Anyoor 作用的说明, 见非洲联盟南苏丹调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

<sup>76</sup> 专家小组在朱巴与苏人解高层军官 A 和 B 以及苏人解高级军官 D 的约谈(9 月和 11 月)。

为需要向作战部队提供与标准的 7.62 毫米不同口径的弹药。<sup>77</sup> 尽管如此，专家小组发现，使用这一口径弹药的步枪数量超过冲突爆发前，特别是在上尼罗河州。<sup>78</sup> 专家小组还检查了不同安保部门使用的许多辅助装备，包括很多不同类型的榴弹发射器(管下反射器、自动多管发射器，甚至防暴枪)。

74. 虽然政府使用了多个松散的作战部队，但保留了在视为高价值目标的地区采用训练和装备更佳的部队实施打击的基本能力，它们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局、突击师和伦克第一师。然而，如第三节所述，政府有时有意决定不部署这些部队。专家小组的期中报告所述米-24 型攻击直升机对于政府获得决定性作战优势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保卫朱巴及上尼罗河州帕洛伊奇的主要石油设施方面。

75. 截至 12 月中旬，政府至少有三架可以运行的米-24 型直升机，正在等待最后付款后另一架的交付。这四架直升机是从乌克兰私营公司 **Motor Sich** 购买的，总金额为 4 280 万美元。<sup>79</sup> 专家小组咨询了多名航空专家的意见。他们声称，对于这类飞机来说，即使合同包括维护和运营费，单位价格也过高。已经分两次付款，第一笔 2 100 万美元是通过石油和矿产部支付的。<sup>80</sup> 这显然违反这类交易的政府程序，本应经过财政和经济规划部。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后来在 9 月 15 日指示财政和经济规划部部长支付第二笔款项，这可能表明或者程序变化了，或者石油和矿产部缺乏可用硬通货。<sup>81</sup> 乌克兰当局还向专家小组表示，他们在 3 月 19 日批准国家出口局 **Promoboronexport** 向南苏丹出口米-24 型直升机的许可证，但没有具体说明交易所涉飞机数量或交货日期。

<sup>77</sup> 2013 年 12 月前就有 CQ 步枪，然而，其使用者并非政府安全部门，而是各种民兵团体。见 Emile LeBrun, ed., “Pendulum swings: the rise and fall of insurgent militias in South Sudan”, 苏丹和南苏丹人的安全基线调查，问题简报第 22 号(小武器调查，2013 年 11 月，日内瓦)。可查阅 [www.smallarmssurveysudan.org/fileadmin/docs/issue-briefs/HSBA-IB22-Pendulum-Swings.pdf](http://www.smallarmssurveysudan.org/fileadmin/docs/issue-briefs/HSBA-IB22-Pendulum-Swings.pdf)。

<sup>78</sup> 关于基线，见 Jonah Leff and Emile LeBrun, *Following the Thread: Arms and Ammunition Tracing in Sudan and South Sudan*, 苏丹和南苏丹人的安全基线调查工作文件第 32 号 *Human Security Baseline Assessment for Sudan and South Sudan Working Paper, No. 32* (小武器调查，高级国际关系和发展学院，2014 年，日内瓦)。可查阅 [www.smallarmssurveysudan.org/fileadmin/docs/working-papers/HSBA-WP32-Arms-Tracing.pdf](http://www.smallarmssurveysudan.org/fileadmin/docs/working-papers/HSBA-WP32-Arms-Tracing.pdf)。

<sup>79</sup> 专家小组获得的机密性文件和乌克兰给专家小组的公函。**Motor Sich** 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获得出口许可证。

<sup>80</sup> 专家小组获得的机密性文件。专家小组无法追查第一笔分期付款的确切日期。

<sup>81</sup> 专家小组获得的机密性文件。

图二  
机组人员在朱巴军用机场维护米-24 型攻击直升机



来源：专家小组。

76. 直升机合同可能包括服务费、维护费和可能的运营费。专家小组在朱巴多次观察到对直升机进行维修(见图二)，在西赤道州的行动结束之后，至少有一次有 10 名高加索人和 3 名非洲人在场。一些承包商身着军装，其他平民服装，至少一件工作服印有 **Motor Sich** 名称。

77. 专家小组得到证据表明，从 9 月中旬起，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要求财政和经济规划部为通过在坎帕拉的一家名为 **Bosasy Logistics** 的公司采购的另外四架攻击直升机最后付款，费用总额为 3 570 万美元。<sup>82</sup> **Bosasy Logistics** 在乌干达注册为提供安保设备的公司。其董事与乌干达安全部门关系密切。<sup>83</sup>

<sup>82</sup> 专家小组获得的机密性文件。专家小组获得的 **Bosasy Logistics** 公司记录。

<sup>83</sup> 在坎帕拉与国防分析员 Y 和记者 X 的约谈(10 月)，在朱巴与一名乌干达国民的约谈(11 月)，在坎帕拉与南苏丹政府官员 C 的约谈(11 月)。乌克兰当局已经向专家小组指出，**Motor Sich** 还于 2014 年 10 月获得向乌干达出口直升机的许可证。在坎帕拉的专家小组消息来源人士表示，截至 11 月，他们不知道乌干达空军机队添加了任何米-24 型直升机。不过，专家小组无法肯定地说 **Bosasy Logistics** 在向南苏丹出售 **Motor Sich** 的直升机。

图三  
停在朱巴军用机场的钻石 42 型情报监视侦察机



来源：专家小组。

78. 从 7 月起，专家小组开始在朱巴军用机场观察到一架奥地利制造的钻石 42 型情报监视侦察机，为米-24 型直升机和地面部队提供先进的综合空中侦察和命中目标能力。这种形式的综合目标探测将使政府对反对派和社区防卫部队具有更大战略优势。

79. 此外，政府与设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的 **Norwegian Development General Trading** 公司签约，建造两个直升机机库，费用总额为 1 640 万美元。截至 12 月，这一工程正在进行中。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正要求财政和经济规划部长为此付款。<sup>84</sup>

80. 在坎帕拉和朱巴的一些独立消息来源人士告诉专家小组说，有通过乌干达向南苏丹政府供应武器和弹药的长期不成文协议。<sup>85</sup> 根据这一信息，乌干达或者用自己的库存供应南苏丹，或者购置武器然后再向南苏丹转让，而不一定涉及或获得原出售者的同意。从 **Bosasy Logistics** 公司购置的攻击直升机是根据这类协议进行的。

81. 此外，专家小组在上尼罗州辨认出以色列 **Micro Galil** 步枪。这些步枪是制造商在 2007 年出售给乌干达国防部的。专家小组已根据多个独立消息来源人士

<sup>84</sup> 专家小组获得的机密性文件。

<sup>85</sup> 专家小组在朱巴与苏人解运动高层军官、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官员 A 的约谈(10 月和 11 月)，在坎帕拉与南苏丹政府官员 C 的约谈(11 月)，在内罗毕与民间社会代表 K 和前政治家 AA 的秘密约谈(8 月)。

证实，在爆发战斗后，这些武器于 2014 年转交给国家安全局。<sup>86</sup> 据以色列政府称，乌干达没有请求获准转交。Micro Galil 和 IWI ACE 步枪在南苏丹、尤其是在上尼罗州很普遍，被称为“星系”。<sup>87</sup>

82. 在 11 月 16 日的信中，专家小组要求乌干达提供信息说明这些武器的销售和转让，但迄今没有收到答复。

83. 几个独立消息来源人士表明，南苏丹政府在为军用物资和相关支助付款方面面临严重困难，特别是 2015 年下半年以来。同时，专家小组自 9 月中旬以来获得的文件显示，即使在签署 8 月的和平协议之后，即使声称无法为协议的执行供资，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仍在积极催促财政和经济规划部为至少两项甚至三项军用物资和相关设备合同付款，共计约 5 000 万美元。<sup>88</sup>

84. 由于经济危机和硬通货有限，政府已寻求武器采购的其他付费方式，如预先出售石油。最近在 11 月，有第三方与两个军火中间商进行了接触，他们声称代表政府行事并表示愿意以南苏丹原油为军火付费，专家小组一直与这两个中间商保持着联系。

85. 在国家对国家交易之外，政府找许多私营公司来满足其防务需求和相关后勤。政府利用私营公司将武器、弹药、部队、燃料和口粮从朱巴空运到前线。作为在团结州攻势的一部分，一架有亚美尼亚登记号码 EK-72928 的安东诺夫-72-100 型飞机于 2014 年 11 月及 2015 年 4 月和 5 月多次在卢布科纳卸下武器和弹药。<sup>89</sup> 这架飞机由在迪拜的 Reliable Unique Services Aviation 公司正式运营，<sup>90</sup> 但涂有由 Obac William Alawo 拥有的航空公司南苏丹金翅膀的标志，此人是希卢克尔商人，与基尔关系密切。<sup>91</sup> 此人还拥有皇冠汽车公司，该公司为苏人解运动进口 173 辆

<sup>86</sup> 专家小组在坎帕拉与政府官员 C 的秘密约谈(11 月)，在朱巴与苏人解高层战地指挥官 E 的秘密约谈(11 月)，在朱巴与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官员 I 的秘密约谈(11 月)，在内罗毕与民间社会代表 K 的秘密约谈(10 月)。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专家小组让消息来源人士辨认武器，向他们出示在南苏丹的许多武器的照片。

<sup>87</sup> 专家小组在马拉卡勒与伊加特监测和核查机制的约谈(10 月)，在马拉卡勒与南苏丹特派团的约谈(10 月)，以及在朱巴与国防部官员 I 的秘密约谈(11 月)、在帕加克与石油和矿产部前官员 U 的秘密约谈(9 月)，以及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军官的秘密约谈(11 月)。

<sup>88</sup> 有关两个不同案件的机密文件显示个人或公司未得到付款。在坎帕拉与安全专家 Y 的约谈(11 月)，用因特网与一名国际航空和武器专家的约谈(11 月)，与一名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企业家的电子邮件交流(12 月)。“South Sudan appeals for funds to implement peace agreement”，《苏丹论坛报》，2015 年 11 月 5 日，可查询 [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56958](http://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56958)。

<sup>89</sup> 机密消息来源和专家小组在卢布科纳的观察(4 月和 6 月)。

<sup>90</sup> 专家小组与亚美尼亚政府的通信。2014 年 11 月，这架飞机由亚美尼亚航空公司 CJSC 运营，飞行时没有金翅膀的标志。

<sup>91</sup> 在朱巴与金翅膀的一名雇员的约谈(10 月)，在内罗毕与民间社会代表 K 的约谈(10 月)，在内罗毕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所属指挥官 T 的约谈(9 月)。

美洲狮和台风型装甲运兵车并继续提供维护，这些装甲运兵车是 2014 年从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Streit Group 公司采购的。<sup>92</sup>

86. 政府还使用不同公司运营的其他几架在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注册的飞机为其在上尼罗河州和团结州的行动运输后物流。这些飞机包括亚美尼亚注册公司 Skiva Air 运营的一架登记号码为 EK-26310 的安东诺夫-26B 型飞机。有人于 4 月在卢布科纳多次看到它卸下弹药，供应在团结州开展行动的苏人解运动。<sup>93</sup>

87. 8 月，政府从在苏丹的一名私营商人购买了一架伊留申-76 型飞机，用于向上尼罗州帕洛伊奇和马拉卡勒运输部队、弹药和其他装备。<sup>94</sup> 这架飞机最近注册为 ST-ALF，目前飞行，但没有注册号码。<sup>95</sup>

## B. 反对派

88. 反对派继续寻求从许多来源采购武器，但取得相对有限的成功，主要原因是现金有限、该团体作为反叛部队的地位导致潜在卖方数目有限、后勤制约等各种因素。2014 年 12 月，马查尔任命了一名总参谋长和 8 名副官，其中包括一名主管后勤的副官 Garouth Gatkuoth 少将。<sup>96</sup> 但是，马查尔总是把对武器采购的参与局限在反对派领导层内，在 Gatkuoth 被解职并随后倒戈后，马查尔将这个职位移到他在喀土穆的私人办公室，由 Karlo Kuol 少将担任后勤主任。<sup>97</sup> 然而，多个消息来源人士指出，反对派首席谈判代表 Taban Deng Gai 实际负责采购，一直积极设法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地获取武器。<sup>98</sup> Gatkuoth 和 Peter Gadet 告诉专家小组，马查尔和 Taban Deng Gai 直接管理采购，但没有取得太大成功。

<sup>92</sup> 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当局收到的信函，专家小组获得的机密文件，专家小组在皇冠公司所在地亲眼看到的装甲运兵车。关于公开消息来源，见武器贸易条约监测组织，“Arms transfers to South Sudan”，第 1 号案例（2015 年，纽约），可查阅 [http://armstreatymonitor.org/current/wp-content/uploads/2015/08/ATT\\_ENGLISH\\_South-Sudan-Case-Study.pdf](http://armstreatymonitor.org/current/wp-content/uploads/2015/08/ATT_ENGLISH_South-Sudan-Case-Study.pdf)。

<sup>93</sup> 专家小组与亚美尼亚政府的通信。

<sup>94</sup> 在马拉卡勒与南苏丹特派团的约谈(10 月)、在朱巴与苏丹解放军高层军官 B 的约谈(10 月)。

<sup>95</sup> 专家组在朱巴机场看到这架飞机，包括被油漆涂盖的注册情况。见附件三，供视觉比较。

<sup>96</sup> 见 John Young, *A Fractious Rebellion: Inside the SPLM-IO*(小武器调查，高级国际关系和发展学院，2015 年，日内瓦)。可查阅 [www.smallarmssurveysudan.org/fileadmin/docs/working-papers/HSBA-WP39-SPLM-SPLM/A\\_In\\_Opposition.pdf](http://www.smallarmssurveysudan.org/fileadmin/docs/working-papers/HSBA-WP39-SPLM-SPLM/A_In_Opposition.pdf)。

<sup>97</sup> 在帕加克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的约谈(11 月)。

<sup>98</sup> 在内罗毕与 Garouth Gatkuoth 和 Gabriel Tang 的约谈(11 月)，在喀土穆与 Peter Gadet 的约谈(10 月)、在内罗毕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所属指挥官 T 的约谈(9 月)。

89. 专家小组已确定, Karlo Kuol 是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和苏丹当局之间的协调人。<sup>99</sup> 苏丹一直是默认的反党派武器供应商。根据多个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指挥官和前指挥官的独立证词, 专家小组已证实, 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通过苏丹国家情报和安全局从苏丹政府收到弹药和武器及其他物品, 包括制服, 但武器相对较少。但是, 这些指挥官中的许多人告诉小组说, 这些供应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sup>100</sup> 前反对派成员猜测, 苏丹打算供应足够的弹药让反对派持续战斗, 但不向他们提供击败政府所需的足够物资或装备种类(特别是地对空导弹)。<sup>101</sup> 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倒戈和作为中将编入苏人解运动之前, James Gai Yoach 也在国家情报和安全局发挥了促进作用。<sup>102</sup>

90. 虽然南苏丹有大量小武器, 但弹药供应仍然问题重重, 难以追踪反对派的供应路线。2015年9月, 专家小组对208发12.7毫米重机枪弹药进行了一次分析。这些弹药是苏人解运动从 Johnson Olony 所属部队缴获的弹药样品。虽然所查的样品中60%以上的弹药是中国制造的, 但显示有多个制造工厂和生产年份。中国政府其后通知专家小组说, 并未向南苏丹出口专家小组所指明的具体弹药。<sup>103</sup> 检查过的其他弹药来自前苏联, 较少的弹药是在苏丹制造的。此外, 尚不清楚这些弹药是直接提供给 Olony 的部队的, 还是所有或至少部分是 Olony 在4月从苏人解运动倒戈时带走的弹药并被重新缴获的。

91. 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广泛依靠在努埃尔族中征募, 在苏丹境内青尼罗州和南科尔多凡州训练营<sup>104</sup> 尽可能武装这些族裔, 并通过直接空运, 最近一次是9月在团结州里尔附近的 Din Din 镇。<sup>105</sup> 此外, 在西赤道州的苏人解运动/解放军

<sup>99</sup> 在喀土穆与 Karlo Kuol 的电话交谈(10月)。一名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反对派高层指挥官在与专家小组的约谈中确认了 Kuol 的作用。

<sup>100</sup> 专家小组在亚的斯亚贝巴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高级代表的约谈(7月), 在内罗毕与 Gatkuoth Garouth、Gabriel Tang、Gabriel Changson 的约谈(11月), 在喀土穆与 Gadet 的约谈(10月), 在内罗毕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所属指挥官的约谈(9月)。专家小组还对在上尼罗州汤加亲眼目睹的制服和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的军服进行了视觉比较。7月, 一名苏丹高级官员向专家小组解释说, 苏丹政府内部有分歧, 军事和安全部门赞成通过继续提供武器在南苏丹挑起动乱, 而文职领导人则希望稳定南苏丹局势。

<sup>101</sup> 见前一个脚注。另外, 9月在朱巴与两名外交代表的约谈。

<sup>102</sup> 专家小组在内罗毕与 Garouth Gatkuoth 和 Gabriel Tang 的约谈(11月), 在喀土穆与 Peter Gadet 的约谈(10月)。

<sup>103</sup> 2016年1月6日中国的正式信函。

<sup>104</sup> 专家小组在马拉卡勒与南苏丹特派团的约谈(11月), 在欧洲与安全和军备专家的约谈(5月), 在朱巴与伊加特监测和核查机制官员的约谈(9月)。

<sup>105</sup> 与在现场的一名社区成员和记者 S 的约谈(11月), 在朱巴与南苏丹特派团消息来源 DD 的约谈, 与一个西方情报来源的通信。

反对派所属部队就在 10 月还从外部获得武器和弹药，表明有新能力从大上尼罗河地区反对派据点以外很远的地方获取武器。<sup>106</sup>

92. 预计根据 8 月和平协议的规定部队要进驻营地并在未来进行整编，反对派急于寻找新的武器供应。专家小组认为经由马班地区朝苏丹青尼罗州训练营地方方向的反对派部队移动可能主要是新兵，他们在那里接受武器和可能的基本训练，以便有资格成为战斗人员。<sup>107</sup>

## 五. 违反《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行为

93. 安全理事会在第 2206(2015)号决议第 7(a)段中，除其他外将威胁到南苏丹和平、安全或稳定的行动或政策界定为“违反《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行为”。南苏丹特派团、伊加特监测和核查机制和多个其他消息来源人士几乎每天都在全国各地多个地点记录广泛、持续的违反该《协定》行为和双方在 8 月和平协议中承诺的永久停火的行为，特别是截至 12 月中旬团结州、中央州和西赤道州境内发生了严重、持续的暴力。

## 六. 对包容各方的可持续和平的威胁

94. 第 2206(2015)号决议所规定的目标是，支持寻求实现包容各方的可持续的和平。安全理事会在该决议第 7 段中除其他外，将威胁到南苏丹和平、安全或稳定的行动或政策界定为：旨在或实际上扩大或延伸南苏丹冲突或阻碍和解与和平谈判或进程，包括违反《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行动或政策以及威胁到过渡协议或破坏南苏丹政治进程的行动或政策。

95. 根据这些规定，专家小组密切观察了双方参与伊加特调解的和平进程以及执行 8 月和平协议的情况。

### A.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平进程

96. 2015 年 3 月 6 日，在第 2206(2015)号决议获得通过后三天，伊加特为达成和平协议而调解的会谈崩溃。在调整调解结构，以扩大区域各国和广大国际社会的参与之后，伊加特调解小组在“伊加特+”集团的支持下，于 7 月 24 日向双方提出了一项关于解决冲突的拟议妥协协议。根据调解小组确定的时间表，双方于 8 月初在亚的斯亚贝巴再次就该协议举行会谈。

<sup>106</sup> 专家小组在朱巴与记者 S 的约谈(11 月)，在内罗毕与一名南苏丹问题研究员 EE 的约谈(2015 年)，11 月在朱巴与伊加特监测和核查机制官员的约谈。在本报告编稿时，专家组尚未确定所使用的确切过境和供应路线。

<sup>107</sup> 专家小组在马拉卡勒与南苏丹特派团国际和当地工作人员的约谈(9 月)，在朱巴与南苏丹特派团消息来源 DD 的约谈(11 月)。

97. 8月17日，马查尔代表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签署了该协议，帕甘阿穆姆代表“G-10/前被拘留者”签署了协议。基尔最初未签署协议，要求再给15天的时间进行协商，并在9月15日的讲话中，说他拒绝签署，“因为其中载有损害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提议”。

98. 在国际社会巨大压力下，基尔克服来自他自己的政党和内阁的阻力，最终于8月26日在肯尼亚和乌干达两国总统、埃塞俄比亚总理和苏丹第一副总统见证下，在朱巴签署了该协议。南苏丹政府同时分发了对协议的16条“保留”。虽然有些保留是程序性的，但若干保留表示直接反对协议的核心条款，其中包括：朱巴非军事化，建立联合监测和评价委员会，行政部门权力分享结构和任命内阁程序，任命反对派成员担任两个州的州长，各州部长理事会内权力分享比例，建立协议所设想的经济和金融管理局。<sup>108</sup> 伊加特已经指出，这些保留没有法律效力。

99. 政府后来关于该协议的公开声明有好有坏。9月15日，基尔向全国发表讲话，将协议定性为“我国和整个非洲大陆历史上最具有分裂性、前所未有的和平协议”。他后来确认了对执行的口头承诺，包括11月18日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说，他愿意执行这项协议的文字和精神。

## B. 和平协议的执行情况

100. 10月2日，基尔发布了一项命令，将南苏丹的州数目从10个增加到28个，伊加特把这种做法定性为违反和平协议的文字和精神。协议规定：

至迟于过渡时期开始后一个月内任命琼格莱州、团结州和上尼罗州过渡时期的过渡行政长官。<sup>109</sup> 关于上尼罗河州和团结州两个州长的职位，南苏丹武装反对派应提名候选人，由基尔分别任命。南苏丹共和国政府将提名琼格莱州州长。

101. 根据总统令，团结州和上尼罗州将各自分成三个独立的州，上尼罗州的油田实际处于丁卡族的控制之下。<sup>110</sup> 11月19日，国民议会修正了宪法，为执行这一命令铺平了道路。截至12月中旬，10个州保持不变，没有任命新的州长。

102. 专家小组能证实，按照双方承诺接受的时间表，政府迄今对和平协议所确定的超过15个行动基准中的三个采取了充分行动，反对派对两个基准采取了充

<sup>108</sup> 见 <https://paanluelwel2011.files.wordpress.com/2015/08/president-kiirs-reservation-to-the-igad-peace-agreement.pdf>。

<sup>109</sup> 命令的起源是 Jieng(丁卡族)长老理事会关于把所设州的数目增加到24个的提议。命令于9月传达。南苏丹联邦制和州数目是伊加特谈判期间有争议的问题；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主张以英国殖民边界为基础设立21个州，政府后来表示反对联邦制。和平协议规定，联邦制应在过渡民族团结政府过渡期间作为起草和批准永久宪法过程的一部分讨论，而不是在过渡前讨论。

<sup>110</sup> 新闻和广播部长兼和平进程副谈判代表 Michael Makuei 公开说，反对派将获得上尼罗州和团结州衍生的六个新州州长职位。对油田的控制还意味着《过渡宪法》给予油田所在州的2%收入将属于新设立的州。

分行动。根据该协议，双方应在 11 月底建立过渡民族团结政府，但过渡民族团结政府尚未组成。

103. 最初于 9 月 13 日至 18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期间未能就过渡安全安排达成协议。双方后来于 11 月 3 日商定安全安排，允许马查尔返回朱巴并建立过渡民族团结政府。双方还商定，反对派和 G-10/“前被拘留者”的先遣队于 11 月中旬前往朱巴，开始筹备建立过渡民族团结政府。双方还承认，该协议的实施落后于时间表，尤其是国家宪法修订委员会迟迟没有建立，迟迟没有将协议纳入宪法，因此不可能执行商定时间表。<sup>111</sup> 因此，双方同意将过渡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推迟到 2015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6 年 1 月 15 日或 2015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6 年 1 月 27 日。

104. 根据各方于 11 月 3 日达成的谅解，定于在 11 月 16 日一周举行伊加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以宣布启动联合监测和评价委员会，并欢迎反对派先遣队和 G-10/“前被拘留者”到朱巴，为建立民族团结过渡政府做准备。但政府推迟了这些会议，理由是需要更多时间来为先遣队准备安保和住房。联合监测和评价委员会主席博茨瓦纳前总统费斯图斯·莫哈埃 11 月 20 日通知各方，第一次联合监测和评价委员会会议将于 11 月 27 日在朱巴举行，会议必须包括所有各方的代表。不过，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没有参加第一次会议，因此，会议未能达到规定的南苏丹参与者法定人数。<sup>112</sup> G-10/“前被拘留者”代表团的确为参加联合监测和评价委员会会议返回了朱巴。

105. 截至 12 月中旬提交本报告时，由于政府和反对派就先遣队的规模存在争议，向朱巴部署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先遣队一事依然不确定，部署先遣队是建立过渡民族团结政府的一个先决条件。

## 七. 侵犯国际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106. 安全理事会在第 2206(2015)号决议第 7 段将威胁到南苏丹和平、安全或稳定的行动或政策界定为除其他事项外包括：

(a) 在南苏丹筹划、指挥或实施违反有关的国际人权法或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或践踏人权的行；

<sup>111</sup> 国家宪法修订委员会九名成员中的七名，即政府成员之外的所有成员，都反对在和平协议中提出的宪法审查进程之外改变州数目。专家小组询问政府首席谈判代表和基尔的法律顾问，政府如何处理国家宪法修订委员会可能取消 28 个州命令的努力，他们答复说，政府永远不会接受国家宪法修订委员会所命令的改变，尽管政府表面对该协议作出了承诺。

<sup>112</sup> 反对派引用 28 州命令，作为决定不参加的主要理由(马查尔还要求在返回朱巴前与基尔举行一次双边会议)。

(b) 以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为目标，实施暴力行为(包括杀害、残害、酷刑、强奸或其他性暴力行为)、绑架、强迫失踪、被迫流离失所，或是袭击学校、医院、宗教场所或是平民寻求避难的地点，或实施严重践踏或侵犯人权或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c) 武装团体或武装部队在南苏丹武装冲突中使用或招募儿童。

107. 专家小组在期中报告中，提出了战争各方犯下违反适用国际人权法或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证据。根据实地考察以及采访受害者、证人和多个掌握第一手情报的独立来源，加上对文件进行彻底审查，专家小组已确定，尽管有 8 月和平协议，但这些违反行为仍然猖獗，且完全不受惩罚。专家小组发现，这些违反行为包括法外杀戮、酷刑、冲突中性暴力、法外逮捕和拘留、绑架、强迫流离失所、使用和征募儿童兵、殴打、抢掠、破坏生计和家庭。

## A. 袭击平民

108. 在这场战争中，作为军事战术的一部分，包括幼儿和老年人在内没有积极参与敌对行动的平民成为蓄意攻击的目标。所有冲突各方都根据平民是否属于或其是否(被视为)效忠于彼此对立的部落群体而袭击平民。自 2013 年 12 月战争开始以来，直至 12 月中旬提交本报告，平民一直是攻击目标。

109. 非洲联盟调查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描述了针对平民所犯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断言这些罪行“以广泛或有系统的方式犯下，并有证据表明存在国家或有组织的政策，允许基于部落或政治派别对平民发动攻击。”根据下文所述调查情况，专家小组发现，所有冲突各方已经并正在继续采用这些做法。

### 团结州

110. 专家小组在期中报告中，大量汇报了在 2015 年 4 月底开始的政府在团结州的进攻中系统地犯下的特别野蛮暴力行为。专家小组依据收集的证据得出结论认为，苏人解及与其结盟的武装团体继续实施焦土战略，严重践踏人权，造成大规模强迫人口流离失所，系统地破坏生计和粮食作物，并掠夺牛。

111. 政府进攻的最终目标似乎是造成社区生活无法进行，使民众一无所有并迫使他们流离失所所在本提乌和其他地区的联合国平民保护点，从而不惜一切代价地使民众离开团结州南部和中部，消除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的支持基础。<sup>113</sup>截至 2015 年 11 月 9 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估计，仅在团

<sup>113</sup> 依照专家小组在临时报告(S/2015/656)中的报告，并得到在本提乌(7 月)与证人和受害者约谈以及在朱巴(7 月、8 月、10 月和 11 月)和在本提乌(7 月)与包括南苏丹特派团和人道主义行为体在内的多个独立消息来源约谈的证实。通过南苏丹特派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无国界医生组织、红十字委员会和其他人道主义行为体各种报告进一步确认。

结州内部就有至少 541 395 人流离失所。<sup>114</sup> 已有成千上万人逃到平民保护点，目前有超过 106 000 人居住在保护点，但绝大多数流离失所者躲在他们被摧毁村庄外的沼泽地中。<sup>115</sup> 专家小组已收到人道主义行为体的报告，称在村庄受到袭击后逃到平民保护点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村庄，试图种些能种的作物以养家糊口，然后受到来到他们村庄抢劫的另一伙武装团体的进一步暴力攻击。<sup>116</sup>

112. 在苏人解或苏人解的隶属部队袭击后，如果民众剩下任何粮食、牲畜或作物，他们也常常被迫交出这些物品，供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成员吃喝。<sup>117</sup>

113. 专家小组 11 月前往本提乌，跟随一支南苏丹特派团巡逻队前往卢布科纳县的村庄，以调查可能发生的暴行，并会见亲眼目睹这些事件的人们以及地方政治官员和军事人员。专家小组收集并审查了涉及被迫失踪、法外杀人、抢劫和抢牛的证据。在一个案例中，专家小组找到了 10 月下旬卢布科纳县的一个小村庄受到袭击后流离失所进入丛林的人们，期间有 3 人被政府支持的 Mayom 青年杀害。在 10 月 24 日或前后发生的另一起事件中，一群大约 50 人被隶属政府的部队从里尔县的 Adok 带到里尔镇，然后杀害。<sup>118</sup> 他们的尸体被丢弃在该镇近郊的一条道路旁。<sup>119</sup> 在 Adok 人民告知这些杀戮后，南苏丹特派团人员在 9 天后找到了已严重腐烂的尸体并拍摄了照片。<sup>120</sup> 依据该州超过 15 个人道主义行为体的报告，南苏丹保护群组<sup>121</sup> 得出结论认为，仅在里尔县就有至少 80 名平民在 10 月 4 日至 22 日的三周被杀害。其中至少有 57 名儿童，他们中的 29 人是在逃离袭击时淹死的。该群组还指出：“还报告广泛使用性暴力，在当地的联系人报告

<sup>114</sup> 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South Sudan: humanitarian snapshot(as of 9 November 2015)”。可查阅

[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South\\_Sudan\\_Humanitarian\\_Snapshot\\_09Nov2015.pdf](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South_Sudan_Humanitarian_Snapshot_09Nov2015.pdf)。

<sup>115</sup> 见儿基会，“南苏丹人道主义状况报告”，第 73 号(2015 年 12 月 3 日)。可查阅 <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UNICEF%20South%20Sudan%20SitRep%20No%2073%2C%203%20December%202015.%20%282%29docx.pdf>；另见专家小组在本提乌(7 月)和朱巴(8 月、10 月和 11 月)与人道主义行为体的约谈。

<sup>116</sup> 在本提乌(7 月)和朱巴(8 月和 10 月)与南苏丹特派团和人道主义行为体的约谈。

<sup>117</sup> 在本提乌(7 月)和朱巴(10 月)与南苏丹特派团和人道主义行为体的约谈。

<sup>118</sup> 亲历事件的证人、发现尸体的南苏丹特派团巡逻的人员以及伊加特监测和核查机制的报告。需要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个人责任。

<sup>119</sup> 有关杀害方法的报告各不相同，但初步报告称，这些人可能被殴打致死。由于尸体严重腐烂，加上动物侵食，无法从专家小组看到的照片证据中得出结论。

<sup>120</sup> 包括照片和死者名单在内的机密文件，由专家小组存档。

<sup>121</sup> 南苏丹保护群组协调在南苏丹 10 个州开展关于社区保护、性别暴力、儿童保护、保护平民、法治、排雷行动和土地问题的人道主义保护活动。该群组设在朱巴，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挪威难民理事会协调。见 [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en/operations/south-sudan/protection](http://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en/operations/south-sudan/protection)。

发生了 50 多起强奸案。境内流离失所者还报告，政府军向沼泽地中逃亡的平民开枪，焚烧房屋，绑架妇女和儿童。”<sup>122</sup>

114. 实地的灾难性局势反映了政府系统性攻击自己公民的结果。一队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政府专家和国际专家设法在 2015 年 11 月对吉特县、马耶迪特县和科赫县部分地区进行了一次难得的访问。他们发现民众主要躲藏在丛林中或沼泽的岛屿上，以睡莲和鱼为食物，因为他们的牲畜被抢掠，庄稼被毁坏，市场受到干扰。这些专家估计，团结州有 4 万人将经历灾难(粮食安全和人道主义阶段综合分类第 5 阶段)，“如果不立即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准入，局势可能恶化为饥荒。”<sup>123</sup> 2016 年 1 月将开始旱季，河流将干涸，鱼和植物将变得稀少。此外，武装行为体往往利用地形条件的改善发起新攻击，导致不安全加剧。除非团结州中部和南部的人民获得大规模的紧急粮食和生计援助，否则人道主义行为体预计在 2016 年年初会发生饥荒。<sup>124</sup>

### 上尼罗河州

115. 在上尼罗河州，4 月至 7 月期间战斗激增，各方常常基于部落关系把平民作为攻击目标。<sup>125</sup> 即便在战争开始前，该州三个主要部族已除了水和土地权利之外开始争夺政治代表性，这有时导致暴力冲突。这方面问题无疑加剧了目前的冲突，因为武装团体在自己部族利益的驱动下袭击其他部落的平民。5 月，局势进一步恶化，Johnson Olony 及其希卢克族部队脱离了苏人解，加入了反对派，同时还攻占了州首府马拉卡勒。

116. 2015 年 7 月 6 日，苏人解夺回了马拉卡勒，并自那时以来一直掌握控制权。不过，该州其他地区继续发生战斗，包括在尼罗河西岸，9 月 2 日，苏人解在该地区袭击了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在 Lelo Payam 的阵地(见 S/2015/902)，以及更北边接近迈卢特和伦克的地方。这一波又一波的战斗导致数千名平民逃离，到

<sup>122</sup> 见南苏丹保护群组，“Flash update: protection situation in southern and central Unity (September-October 2015)”。可查阅 [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protection\\_cluster\\_flash\\_update\\_on\\_unity\\_23.10.2015\\_final.pdf](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protection_cluster_flash_update_on_unity_23.10.2015_final.pdf)。

<sup>123</sup> 见“团结州中部和南部核查团：最后报告”，粮食安全和人道主义阶段综合分类，2015 年 11 月 20 日。可查阅 [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Reconnaissance%20Mission%20Report\\_Central%20and%20Southern%20Unity\\_FINAL.pdf](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Reconnaissance%20Mission%20Report_Central%20and%20Southern%20Unity_FINAL.pdf)。

<sup>124</sup> 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南苏丹》(2015 年 12 月 1 日)。可查阅 [www.unocha.org/south-sudan/](http://www.unocha.org/south-sudan/)。在朱巴与人道主义行为体的约谈(11 月)以及使用因特网与人道主义行为体的约谈(12 月)。关于饥荒的可能性，另见“Two years of South Sudan war with peace on paper only”，法新社，2015 年 12 月 15 日。可查阅 <http://reliefweb.int/report/south-sudan/two-years-south-sudan-war-peace-paper-only>。

<sup>125</sup> 三个主要部落(丁卡人、努埃尔人和希卢克人)占上尼罗河州人口的 90%。剩下的 10%为马班部落和科玛部落。

马拉卡勒和迈卢特的联合国平民保护点以及该州的其他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寻求安全。在每一次攻击中，都有平民因置身于火线或受到敌对部落部队的蓄意袭击而被杀害，并常常伴随着绑架妇女和其他冲突中的性暴力活动以及毁坏生计和房屋行为。<sup>126</sup>

117. 11月，专家小组前往马拉卡勒镇、在马拉卡勒联合国平民保护点、瓦乌希卢克和迈卢特，对践踏人权行为的指控进行调查(见下文关于马拉卡勒和瓦乌希卢克人道主义援助准入的个案研究)。在马拉卡勒，专家小组跟随南苏丹特派团在该镇进行巡逻，并在那里看到包括马拉卡勒教学医院在内的房屋和公共建筑物遭到破坏。马拉卡勒许多居民目前生活在联合国平民保护点内，因为他们居住在镇里感到不安全。专家小组会见了苏人解第二师代理指挥官 Puot 少将，他表示致力于同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南苏丹特派团和平共处，但承认需要解决存在的挑战。<sup>127</sup> 在马拉卡勒平民保护点，专家小组与两组境内流离失所者进行了约谈，他们的故事反映出族群间紧张关系已影响到生活在保护点内的人们。一名努埃尔族女性社区领袖解释说，努埃尔族境内流离失所者尽量呆在营地内，避免成为丁卡族士兵的攻击对象。一名希卢克族女性社区领袖告诉专家小组，在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 2014 年 2 月对马拉卡勒的袭击中，她在马拉卡勒教学医院康复的丈夫在病床上被谋杀。

118. 专家小组还收到境内流离失所者和人道主义行为体大量关于在马拉卡勒平民保护点外发生法外处决、任意逮捕和拘留、绑架和被迫失踪、殴打、抢劫和强奸的报告。通过与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南苏丹特派团的约谈，专家小组了解到，2015 年 10 月 31 日，3 名男童及其 9 头牛在距离马拉卡勒平民保护点不远的地方被苏人解绑架；他们至今依然下落不明。境内流离失所者还告诉专家小组，10 月初，有三名妇女在白天离开平民保护点去采摘青菜，他们认为所有三名妇女已被苏人解士兵杀害。

119. 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也在上尼罗河州把平民作为攻击目标，但规模较小。在迈卢特，专家小组访问了 Detoma 一号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并与 5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领导人进行了约谈，其中包括 Balliet 县一个村庄的副酋长(都为吉卡尼努埃尔人)。他们宣称他们主要关切的问题是不安全，以及他们担心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再次发动攻击。在 5 月的战斗期间，反对派炮击击中了 Detoma 一号营地，杀害了营地内人数不详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并烧毁了房屋。

<sup>126</sup> 在马拉卡勒(11月)与境内流离失所者、南苏丹特派团和人道主义行为体的约谈以及在朱巴(7月、10月和11月)与人道主义行为体的约谈。

<sup>127</sup> 截至 12 月中旬，第二师指挥官 Boutros Bol Bol 少将恢复了指挥。见下文详细说明 Bol 阻碍到马拉卡勒和瓦乌希卢克的人道主义援助准入的个案研究。

## 西赤道州

120. 如第三节所述，西赤道州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在 5 月和 6 月最初的冲突后大幅恶化，暴力正在整个州蔓延。专家小组收到有关各种行为体进行法外处决、殴打、骚扰、土地掠夺、抢牛和抢劫的报告。<sup>128</sup> 由于赤道农业社区与丁卡族牧民的紧张关系升级，苏人解袭击了平民，其中一些平民随后拿起武器自卫。<sup>129</sup> 许多平民现在惧怕任何军警人员，一看到军警人员就逃离，因为暴力完全削弱了民众和苏人解之间的信任。<sup>130</sup>

121. 在马里迪县，<sup>131</sup> 当地社区、丁卡族苏人解部队以及丁卡族和蒙达里族游牧养牛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导致 6 月 7 日在马里迪镇发生冲突，当时，养牛人因一枚手榴弹被扔进牛棚而造成大量母牛死亡进行了报复。在 6 月底，苏人解部队任意逮捕了 30 多名地方青年，这些青年被带到朱巴并拘留在那里，直到他们在 9 月初被释放。<sup>132</sup>

122. 苏人解部队同西芒德里县和东芒德里县的地方团体在 2015 年 9 月和 10 月发生冲突，迫使成千上万人逃离家园。救济和恢复委员会报告，在 2015 年 5 月大约有 30 000 人被迫离开芒德里。<sup>133</sup> 至 11 月 9 日，估计该州各地有 93 276 人流离失所。<sup>134</sup>

123. 11 月底，埃佐县的局势已经恶化，苏人解部队和地方团体之间的战斗导致商店、住宅和人道主义供应品遭到破坏和洗劫，人们逃往邻近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

<sup>128</sup> 消息来源包括南苏丹特派团、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组织和公开消息来源，以及秘密约谈。具体说明见随后的脚注。

<sup>129</sup> 见关于西赤道州西芒德里和东芒德里的初步快速评估，所涉期间为 2015 年 10 月 27 日至 30 日，并见在朱巴(10 月和 11 月)与南苏丹特派团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约谈。南苏丹人权倡导协会敦促对苏人解在马里迪专门杀害平民进行调查，见“South Sudanese rights body urges investigation into Wonduruba and Maridi killings”，《苏丹论坛报》，2015 年 10 月 20 日，可查阅 [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56791](http://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56791)。

<sup>130</sup> 见“Understanding new violence in South Sudan’s Western Equatoria”，Tamazuj 广播电台，2015 年 10 月 10 日，可查阅 <https://radiotamazuj.org/en/article/understanding-new-violence-south-sudans-western-equatoria>。

<sup>131</sup> 在马里迪县至少生活着 5 个不同的部落群体，他们似乎已联合起来对抗丁卡族和蒙达里族放牧人，许多放牧人不是当地居民，而是游牧的养牛人。

<sup>132</sup> 10 月和 11 月在朱巴与南苏丹特派团和人道主义行为体的约谈。

<sup>133</sup> 如基督复临会发展和救济局在评估访问期间得到的报告，见关于西赤道州西芒德里县和东芒德里县的初步快速评估，所涉期间为 2015 年 6 月 5 日至 10 日。可查阅 [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sites/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files/assessments/2014\\_draft\\_irna\\_mundri\\_west\\_draft\\_report.pdf](http://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sites/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files/assessments/2014_draft_irna_mundri_west_draft_report.pdf)。

<sup>134</sup> 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South Sudan: humanitarian snapshot (as of 9 November 2015)”。

(金))和中非共和国。坦布拉县也报告发生战斗，造成至少 7 000 人流离失所。<sup>135</sup>

## B. 使用和招募儿童

124. 作为监测严重侵犯儿童行为的一部分，2013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5 年 10 月，联合国已收到涉及 58 690 名儿童的已证实和未证实的事件报告。这些报告事件包括杀害 1 457 名儿童；278 起招募事件，影响到 15 000 至 16 000 名儿童；绑架 1 592 名儿童以及至少对 721 名儿童实施性暴力。<sup>136</sup>

125. 报告的受招募影响的儿童的人数从 2015 年 5 月 13 000 人大幅激增到 2015 年 10 月大约 16 000 人。<sup>137</sup> 不过，苏人解和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官员们都称他们的队伍中不再有儿童兵，<sup>138</sup> 即便各种公开消息来源，包括最近秘书长的报告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见 S/2015/899 第 14 段，S/2015/902 第 44 段)。例如，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所述期间为 2014 年 1 月至 12 月)称(A/69/926-S/2015/409, 附件一)，苏人解、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和努埃尔族青年民兵(“白军”)在整个 2014 年都招募和使用过儿童。

126. 除通过专家小组自己亲自调查发现的信息外，小组还收到大量独立可信的报告，表明政府、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sup>139</sup> 及其隶属它们的部队正在继续这种做法。<sup>140</sup> 专家小组在 10 月访问上尼罗河州期间，在马拉卡勒苏人解军营看到携带武器的儿童，他们可能是警卫。专家小组在 11 月访问团结州期间，在卢布科纳县看到儿童携带武器并参加军事道路检查站。专家小组与儿童交谈，这些儿童自称是苏人解第四师成员，该师的总部在卢布科纳，当时受 Thiab Gatluak Taitai 少将指挥。专家小组还从南苏丹特派团和人道主义行为体收到大量报告，称儿童为政府和反对派战斗，包括在科赫县(见图四)。自战争开始以来，没有任何儿童获正式释放。<sup>141</sup>

<sup>135</sup> 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南苏丹》(2015 年 12 月 1 日)。

<sup>136</sup> 见儿基会，“监测和报告机制”，简报(2015 年 11 月)，可查阅 [www.childrenofsouthsudan.info/wp-content/uploads/2015/11/MRM-19-Nov.pdf](http://www.childrenofsouthsudan.info/wp-content/uploads/2015/11/MRM-19-Nov.pdf)。

<sup>137</sup> 见南苏丹保护群组，“Protection trends: South Sudan”，第 6 号，2015 年 7 月至 9 月(2015 年 11 月)。可查阅 [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en/system/files/documents/files/protection\\_trends\\_paper\\_no\\_6\\_jul-sep\\_2015\\_final.pdf](http://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en/system/files/documents/files/protection_trends_paper_no_6_jul-sep_2015_final.pdf)。

<sup>138</sup> 专家小组与苏人解和南苏丹特派团官员的约谈。

<sup>139</sup> 关于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指挥官 Johnson Olony 少将有关的一个具体案例，见附件六。

<sup>140</sup> 在内罗毕(6 月)、朱巴(7 月、8 月、10 月)、马拉卡勒(11 月)、本提乌(7 月)和纽约(9 月)与南苏丹特派团、人道主义行为体和研究人员约谈。

<sup>141</sup> 唯一的例外是南苏丹民主运动/军队眼镜蛇派在 2015 年年初释放了 1 755 名儿童，这是战前开始的复员进程的一部分。见儿基会，“儿童保护”，简报，2015 年 12 月 3 日，可查阅 [www.childrenofsouthsudan.info/unicf-south-sudan-briefing-notes/](http://www.childrenofsouthsudan.info/unicf-south-sudan-briefing-notes/)。

127. 这种做法不限于大上尼罗区。7月8日和9日，南苏丹特派团在西加扎勒河州瓦乌国际机场看到大约800名苏人解士兵。大约有50%的士兵是年龄在15至17岁之间的儿童，他们身穿苏人解第三师的T恤衫。<sup>142</sup> 2015年7月30日，南苏丹特派团在博尔机场看到大约300至400名苏人解士兵。其中约有150名年龄大概在14至17岁之间的儿童。<sup>143</sup>

图四

配有武器和子弹袋的儿童，团结州科赫县，2015年10月



来源：机密。

### C. 冲突中的性暴力

128. 冲突中的性暴力是南苏丹战争的一个特点，妇女和女童首当其冲受到这一有辱人格做法的影响。<sup>144</sup> 村庄受到的几乎每一次袭击都伴随着强奸和绑架妇女和女童行为，不管袭击是苏人解、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或是与其结盟的民兵所为。妇女和女孩常常在袭击期间遭到绑架，被迫成为妻子或从事其他形式的性奴役。<sup>145</sup> 如期中报告所述，专家小组发现，各方都蓄意使用强奸作为战争策略，往往是残酷的轮奸事件。

<sup>142</sup> 根据南苏丹法律，法定入伍年龄为18岁。

<sup>143</sup> 南苏丹特派团机密消息来源，由专家小组存档。

<sup>144</sup> 专家小组重点关注与冲突直接相关的性暴力，没有调查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包括强迫婚姻、家庭暴力或国家警察或野生生物保护警察等其他军警人员的性暴力行为。南苏丹特派团向专家小组报告说，他们一直在收集所有10个州的性暴力事件。

<sup>145</sup> 专家小组在朱巴(7月、8月、10月和11月)、本提乌(7月)、马拉卡勒(10月)和纽约(9月)与联合国、人道主义行为体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约谈。

129. 仅在团结州，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就估计有 1 300 多名妇女和女童在 2015 年 4 月至 9 月期间遭到强奸，其中一些事件导致人员死亡。<sup>146</sup> 最近，在 2015 年 11 月 9 天时间里，至少发生了 4 起强奸事件，表明该州冲突中的性暴力行为十分猖獗。除一起事件外，其他所有事件都涉及逃离家中某种形式暴力并正前往在本提乌的联合国平民保护点寻求安全的妇女。

130. 大约在 2015 年 11 月 2 日，一名来自利尔县的妇女在其小屋中被 6 名男子轮奸(她已在其村庄在 5 月受到袭击期间被一名苏人解士兵强奸)。2015 年 11 月 5 日或 6 日，来自科赫县的一名与家人同行的妇女在吉特县遭到 5 名士兵强奸。大约在 11 月 10 日或该日前后，一名妇女在途经科赫县时被一名苏人解士兵强奸。大约在 11 月 11 日或该日前后，一位来自马耶迪特县与其 6 岁的儿子同行的妇女在路边遭到 12 名苏人解士兵强奸。<sup>147</sup>

131. 专家小组在马拉卡勒收到一份报告，涉及 2015 年 8 月 31 日一起事件，当时，3 名希卢克族境内流离失所妇女在拾柴时遭到苏人解士兵的骚扰和袭击。在中赤道州发生的另一起事件中，4 名努埃尔族妇女在朱巴发生冲突的最初几天被丁卡族苏人解士兵绑架，并被带到琼莱州博尔。她们被关押，生存条件恶劣，并遭受性奴役。<sup>148</sup>

132. 由于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伴随着创伤和污名、幸存者得到的服务有限以及联合国和人道主义组织难以接触到幸存者和证人，无疑绝大部分侵犯行为都没有报告。不过，专家小组收集到了上述侵犯行为的具体证据。专家小组认定，这种暴力行为一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因为专家小组没有发现对任何一名被控施害者进行调查或审判的任何证据，唯一的例外是 Puot 少将在马拉卡勒对一名苏人解士兵的据称强奸行为进行了调查。<sup>149</sup>

#### D. 任意逮捕和拘留

133. 国家安全局和苏人解军事情报局参与了对涉嫌支持苏人解/解放军反对派的人员的任意逮捕和拘留。<sup>150</sup> 在编写本报告时，阿科尔·库尔主任领导的国内

<sup>146</sup> 南苏丹保护群组，“Protection situation update: southern and central Unity(April-September 2015), 简报(2015 年 9 月 25 日)。可查阅 [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protection\\_cluster\\_southern\\_unity\\_apr-sep\\_2015\\_final.pdf](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protection_cluster_southern_unity_apr-sep_2015_final.pdf)。

<sup>147</sup> 三个独立消息来源提供给专家小组的机密文件，由专家小组存档。

<sup>148</sup> 专家小组在朱巴(11 月)与南苏丹特派团官员的约谈。

<sup>149</sup> 专家小组 10 月底约谈 Puot 少将时，这名苏人解士兵已被拘留，正在等待军事法庭审判。在撰写本报告时，南苏丹特派团报告称，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sup>150</sup> 专家小组在朱巴约谈了被国家安全局关押的两人(11 月)；在欧洲约谈了 1 名南苏丹人，此人随后获释(9 月)；在内罗毕约谈了 1 人，此人随后逃走(9 月)；在喀土穆约谈了 1 名前国家安全局

安全局在其朱巴总部的拘留所羁押了至少 50 人，并在朱巴靠近尼罗河的一个地点羁押了数目不明的嫌疑人。被拘留者遭到殴打和其他形式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sup>151</sup> Marial Nuor 领导的军事情报局在其位于朱巴的 Ghiyada 军营非法羁押人员。这两个机构拘留的人员从未受到指控，无法获得法律代表，在某些情况下，被拘留人在未出庭受审的情况下已被关押至少一年。专家小组读到文件，证明至少有一名受害者被乌干达当局移交给国家安全局。<sup>152</sup> 专家小组还认为，国家安全局可能组建了一个负责定点击杀的专门小组，击杀主要发生在朱巴，该小组通常被称为“不明枪手”。<sup>153</sup>

134. 最初，遭到逮捕和拘留的大多是努埃尔人。但在最近几个月，随着大赤道州区域的政府反对派力量增强，越来越多的赤道州民众遭到国家安全局和军事情报局逮捕。<sup>154</sup> 冲突开始后，国家安全局从以色列获得了更多的通信截获设备，因此查明和非法逮捕这些人的能力大大增强。<sup>155</sup>

## 八. 阻碍和袭击人道主义特派团及维持和平特派团

135. 安全理事会在第 2206(2015)号决议第 7(f)和(g)段中，将威胁到南苏丹和平、安全和稳定的行动或政策界定为除其他外包括，阻挠国际维持和平、外交或人道

---

官员(7月); 约谈了 1 名苏人解高级官员(10月); 在朱巴约谈了 1 名前政治家 P(11月); 还在朱巴约谈了 1 名西方外交官(11月)。公开的资料来源见 Tamazuj 广播电台的下列节目: “Prisoners: SPLA holding dozens of its own officers in 'inhumane' conditions”, 2015 年 12 月 1 日, 可查阅 <https://radiotamazuj.org/en/article/prisoners-spla-holding-dozens-its-own-officers-inhumane-conditions>; “Military intelligence agents arrest two people in Wau town”, 2015 年 11 月 4 日, 可查阅 <https://radiotamazuj.org/en/article/military-intelligence-agents-arrest-two-people-wau-town>; “Four abducted United Nations staff still held in South Sudan”, 2014 年 10 月 23 日, 可查阅 <https://radiotamazuj.org/en/article/four-abducted-un-staff-still-held-south-sudan>。另见 Jason Patinkin, “Radio-silenced in the world’s newest country”, 《外交政策》, 2015 年 8 月 26 日, 可查阅 <http://foreignpolicy.com/2015/08/26/radio-silenced-in-the-worlds-newest-country-press-freedom-south-sudan/>。

<sup>151</sup> 专家小组在帕加克约谈了 1 名前国家安全局成员, 该成员承认曾使用酷刑逼供; 约谈了被国家安全局羁押的两人(11月); 在欧洲约谈了 1 名南苏丹人, 此人随后获释(9月); 在内罗毕约谈了 1 人, 此人随后逃走(9月), 并在朱巴约谈了 1 名苏人解高层军官 A(10月); 在朱巴约谈了 1 名前政治家 Q(11月)。

<sup>152</sup> 专家小组在朱巴读到的机密文件(2015 年 10 月)。这与一名受害者在内罗毕的一次机密约谈中向专家小组描述的做法一样(2015 年 9 月)。

<sup>153</sup> 专家小组看到小组正在培训的照片(存档), 在帕加科约谈 1 名前国安局成员(2015 年 11 月), 在朱巴约谈 1 名苏人解高级官员(2015 年 9 月), 在朱巴约谈 1 名前政治家(2015 年 11 月)。

<sup>154</sup> 专家小组在朱巴约谈了遭国家安全局羁押的两人(11月); 在欧洲约谈了 1 名南苏丹人, 此人随后获释(9月), 在朱巴约谈了前政治家 P 和 Q(10月和 11月), 在内罗毕约谈了民间社会活动人士 L(11月)。

<sup>155</sup> 专家小组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政府代表会面(10月), 在朱巴与两名外交代表分别会面(7月和 9月), 在朱巴与 1 名苏人解高级官员会面(9月)。

主义特派团在南苏丹开展活动，包括伊加特监测和核查机制，或阻挠人道主义援助的交付、分发或通行，以及袭击联合国特派团、国际安全人员或机构或其他维和行动或人道主义人员。

136. 专家小组在其期中报告中提供了证据，用于证明构成阻挠人道主义援助以及袭击人道主义行为体和南苏丹特派团人员的行为。专家小组在实地访问、对掌握第一手情报的多个独立来源的约谈以及对文件彻底审查的基础上认定，尽管于 8 月签署了和平协议，但阻挠人道主义援助以及袭击人道主义工作者和维持和平人员的行为依然猖獗。

#### A. 阻挠人道主义援助和袭击人道主义工作者

137. 从 2013 年 12 月冲突开始至 2015 年 12 月中旬，至少 43 名人道主义工作者遇害，<sup>156</sup> 该数字在专家小组期中报告发布后的 4 个月增加了 25% 以上。专家小组还收到关于对人道主义工作者实施绑架、骚扰、袭击、强行招募为本国工作人员、法外拘留和性暴力的大量报告，有时甚至针对联合国人道主义高级官员。<sup>157</sup>

138.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称，仅在 2015 年 10 月，人道主义行为体就报告了 78 起进出相关事件，主要是涉及对人道主义人员的暴力行为以及现行敌对行动和不安全。据人道主义行为体报告，3 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遇害(都在团结州)，发生了 6 起武力攻击事件，32 起未遂或既遂的抢掠或抢劫(包括在朱巴发生 15 起)以及 5 起逮捕和拘留事件。大多数事件发生在中赤道州(25 起)、团结州(16 起)和西赤道州(10 起)。在湖泊州，人道主义行为体报告了 7 起事件。<sup>158</sup>

139. 除了(如专家小组期中报告所述的)2015 年 5 月政府在团结州发动军事攻势期间进出相关事件急剧增加(至 134 起)以外，在过去 18 个月的战争中，进出相关事件的数目始终居高不下。例如，人道主义行为体分别在 2014 年 5 月和 2015 年 11 月报告了 78 起事件。因此，专家小组得出结论认为，阻挠人道主义援助准入的行为依然猖獗。<sup>159</sup> 此外，近几个月来，人道主义行为体就准入开展的谈判日

<sup>156</sup> 专家小组与朱巴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机关的来往公文(12 月)。

<sup>157</sup> 专家小组在朱巴与南苏丹特派团、人道主义人员和研究人员进行了约谈(7 月、8 月、10 月和 11 月)。

<sup>158</sup> 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South Sudan: humanitarian access situation snapshot—October 2015”，可查阅 [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access\\_snapshot\\_20151113.pdf](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access_snapshot_20151113.pdf)。

<sup>159</sup> 应当指出，这些报告只占实际发生事件的一小部分，因为许多人道主义行为体出于对其受益人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关切，选择不报告与准入相关的事件。另见南苏丹国际非政府组织论坛，“NGOs concerned about deteriorating security situation in Juba”，2015 年 9 月 16 日，可查阅 <http://info.southsudanngoforum.org/dataset/33aeaa8-b96f-4b4b-afd5-1ce7af86ab4b/resource/1f725b54-d7a7-42cc-b646-612dc98b7864/download/ngoforumstatementjubacompoundrobberies16092015.pdf>；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South Sudan: humanitarian coordinator strongly condemns armed robbery Nile Hope compound in Juba”，2015 年 11 月 23 日，可查阅 [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20151123\\_SS\\_PressRelease\\_HC\\_strongly\\_condemns\\_armed\\_robbery\\_o](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20151123_SS_PressRelease_HC_strongly_condemns_armed_robbery_o)

益复杂且具有挑战性，为了获得所需的安全保证，他们不得不与每个县的地方官员和武装团体进行谈判，无论其属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还是其他武装行为体。<sup>160</sup>

### 团结州

140. 在团结州行动的人道主义行为体向专家小组报告称，2015年8月签署和平协议后，安全局势完全没有得到改善，无法接触到需要援助的民众，其直接原因是苏人解和政府支持的民兵持续发动攻势。2015年10月2日和3日，无国界医生组织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在里尔的大院各遭到两次抢掠。因此，这两个组织被迫暂停了医疗活动并从里尔撤走了其团队。<sup>161</sup> 就在2015年12月1日，数位援助人员被派回里尔县的里尔镇和 Thonyor，恢复人道主义行动，并向10月以来无法获得援助的需要帮助者提供救济。<sup>162</sup> 然而，专家小组评估认为，这种暂时返回无法证明积极的趋势，人道主义人员对长期维持这一存在的可能性感到担心。

### 西赤道州

141. 如上文所述，西赤道州部分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准入一直面临困难。值得注意的是，自2015年5月以来，由于持续不安全和战斗，始终难以进入西蒙德里县、东蒙德里县和马里迪县。10月27日至30日联合国向东蒙德里县和西蒙德里县派出机构间评估团期间，人道主义行为体报告称，人道主义工作者和物资的流动面临很大的风险，只能在南苏丹特派团武装护卫队的护送下完成。但这往往十分困难，因为南苏丹特派团当时只有有限的部队和后勤到位。由于不安全，境内流离失所者常常躲在城镇外难以到达的地区，使进入更具挑战性。<sup>163</sup>

---

[f\\_Nile\\_Hope\\_compound\\_in\\_Juba.pdf](#); Richard Nield, “South Sudan: the many barriers to aid”, 半岛电视台, 2015年12月15日, 可查阅 [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2015/12/south-sudan-barriers-aid-151205114959758.html](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2015/12/south-sudan-barriers-aid-151205114959758.html)。

<sup>160</sup> 在朱巴与多个独立人道主义行为体和南苏丹特派团的约谈(7月、8月、10月和11月)。

<sup>161</sup> 见无国界医生组织, “South Sudan: no medical assistance available in Leer, following repeated lootings of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facility”, 2015年10月6日, 可查阅 [www.msf.org/article/south-sudan-no-medical-assistance-available-leer-following-repeated-lootings-msf-facility](http://www.msf.org/article/south-sudan-no-medical-assistance-available-leer-following-repeated-lootings-msf-facility); 红十字委员会, “South Sudan: ICRC forced to withdraw from Leer County following threats and looting”, 2015年10月5日, 可查阅 [www.icrc.org/en/document/south-sudan-conflict-leer-looting-icrc-forced-withdrawal](http://www.icrc.org/en/document/south-sudan-conflict-leer-looting-icrc-forced-withdrawal)。

<sup>162</sup> 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人道主义公报: 南苏丹》(2015年12月1日)以及专家小组与该厅一名官员的来往公文。

<sup>163</sup> 见关于西赤道州东蒙德里县和西蒙德里县的初步快速评估, 所涉期间为2015年10月27日至30日。

### 上尼罗河州：拒绝人道主义援助准入

政府 4 月初在上尼罗河州发起攻势时，人道主义行为体由于战斗而无法进入位于尼罗河西岸瓦乌希卢克的大型境内流离失所者安置点，当时该安置点有 38 50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因此，该安置点无法再获得水、食物或医疗服务。鉴于由此引起的粮食短缺，许多希卢克人冒着危险前往位于马拉卡勒的联合国平民保护点寻找食物。

6 月战斗平息后，苏人解拒绝向从马拉卡勒乘船前往瓦乌希卢克提供紧急援助的南苏丹特派团和人道主义行为体提供安全保证。此外，苏人解拒绝让离开孩子去寻找食物的希卢克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回到其孩子身边。

2015 年 7 月和 8 月，苏人解继续限制联合国船只从马拉卡勒前往瓦乌希卢克，并经常拒绝向从朱巴飞往马拉卡勒机场的联合国飞机提供飞行安全保证，从而切断了上尼罗河州的平民保护地点及周围地区的基本食品和药品的唯一供应路线。这导致境内流离失所者大量涌入平民保护地点，2015 年 7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有 16 00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抵达。

2015 年 8 月 10 日，苏人解终于允许联合国恢复在马拉卡勒机场起降的航班。此后不久，数位联合国高级官员和捐助方官员受到马拉卡勒苏人解师长的威胁，他说如果人道主义行为体和南苏丹特派团人员没有直接从保罗·马隆那里获得通行的许可，那么“他将向任何试图过河的人道主义人员或南苏丹特派团人员、包括向瓦乌希卢克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人开枪”。<sup>a</sup> 从 8 月 26 日起，朱巴政府允许联合国恢复从朱巴飞往瓦乌希卢克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有限航班。在这一期间，平民保护点的人口从 3 月的 13 000 多人飙升至 8 月中旬的 46 500 多人，但该地点最初的设计只能容纳 18 000 人。<sup>b</sup>

<sup>a</sup> 在朱巴与 4 个消息来源约谈(8 月和 10 月)，这些来源包括联合国、捐助方和访问时在马拉卡勒的人道主义官员。

<sup>b</sup> 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南苏丹——双周最新情况》，2015 年 8 月 13 日，可查阅 [https://docs.unocha.org/sites/dms/SouthSudan/2015\\_SouthSudan/South\\_Sudan\\_13\\_August\\_2015\\_Humanitarian\\_Bulletin\\_1.pdf](https://docs.unocha.org/sites/dms/SouthSudan/2015_SouthSudan/South_Sudan_13_August_2015_Humanitarian_Bulletin_1.pdf)。另见在马拉卡勒的南苏丹特派团提供的文件。

## B. 对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攻击

142. 南苏丹特派团人员经常受到袭击、骚扰、拘留、恐吓和威胁。南苏丹特派团指出，3 月通过第 2206(2015)号决议至 11 月 30 日期间，政府至少有 450 次违反南苏丹特派团的部队地位协定，包括殴打、逮捕和拘留联合国人员以及限制维和巡逻行动及南苏丹特派团的其他业务活动；反对派和其他反政府团体实施了数

十次此类行为。<sup>164</sup> 这种不间断的阻挠所产生的累积效应是，破坏了特派团的行动环境及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执行保护平民任务的能力。

## 九. 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的执行情况

143. 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指挥官 James Koang 和 Simon Gatwech(制裁委员会 7 月 1 日将两人列入名单)11 月向专家小组承认，他们在 10 月和 11 月两次违反旅行禁令，前往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参加关于过渡期安全安排的讲习班。Koang 和 Gatwech 还告诉专家小组，他们没有实施导致将其列名的行为，并称安理会成员没有联系他们，向其解释制裁或列名的理由。

144. 专家小组已亲自证实，Peter Gadet 在 7 月 1 日被制裁委员会列名后，多次访问了苏丹。

145. 专家小组获得的文件显示，截至 2015 年夏末，Marial Chanuong Yol Mangok 少将和 Gabriel Jok Riak 中将在南苏丹的肯尼亚商业银行仍开有有效账户。<sup>165</sup>

## 十. 建议

146. 专家小组建议：

(a) 为实现安全理事会第 2206(2015)号决议提出的目标，即在南苏丹实现包容和可持续的和平，制裁委员会根据上述决议第 6 段和第 7 段的规定，指认对威胁到南苏丹和平、安全和稳定的行动和政策负责的高层决策者，包括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所规定的严重罪行负有责任者以及有能力和影响力延续或终止这场战争的人。专家小组打算在 2016 年 1 月向制裁委员会提供包含这些人姓名的保密附件。

(b) 为了防止进一步破坏南苏丹安全局势的稳定，特别是持续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专家小组认定这与各方向非国家行为体和团体供应武器和弹药直接相关)，并为了防止进一步转让或使用重型装备，安全理事会禁止所有会员国从本国境内或通过本国领土或由其国民或利用悬挂其国旗的船只或飞机，向南苏丹供应、出售或转让任何类别军火或相关物资，包括武器和弹药、军用车辆和装备、准军事装备及上述物项的备件，以及与军事活动有关的或与提供、维修或使用任何军火和相关物资，包括与外国部队提供任何形式的培训或提供武装雇佣军(无论其是否来自本国境内)有关的技术援助、培训、财政或其他援助。专家小组进一步认为，它在期中报告第 84 段(d)、(e)、(g)段中提出的关于这类禁令执行方式的建议继续有效。

<sup>164</sup> 南苏丹特派团提供的文件，专家小组对文件作了分析并存档。

<sup>165</sup> 专家小组存档的机密文件。

(c) 制裁委员会呼吁在南苏丹从事商业活动的公司，特别是石油和自然资源部门的公司，遵守采掘业透明度倡议的原则，<sup>166</sup> 并遵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设定的尽责准则，<sup>167</sup> 加强执行《关于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的协议》第四章的规定，特别是关于透明度的规定。

(d) 由于战争中普遍存在使用儿童兵的行为和冲突中的性暴力，制裁委员会鼓励联合国所有相关机构继续监测和报告这些做法。此外，专家小组建议制裁委员会鼓励参与南苏丹参与监测和报告机制及性别暴力信息管理系统的所有人道主义行为体与专家小组开展合作，查明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人，包括参与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儿童兵和参与实施冲突中性暴力的人，以及根据专家小组的独立和保密的调查，提出可根据第 2206(2015)号决议第 7 段规定的指认标准对哪些人实施制裁。

---

<sup>166</sup> 见 Sam Bartlett and Dyveke Rogan, eds.,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Standard* (Oslo,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Standard secretariat, 2015)。可查阅 [https://eiti.org/files/English\\_EITI\\_STANDARD.pdf](https://eiti.org/files/English_EITI_STANDARD.pdf)。

<sup>167</sup>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了实现无冲突矿物供应链的一个五步框架：建立强有力的公司管理制度，查明并评估供应链中的风险，制定和执行应对所查明风险的战略，在所查明的供应链点上对供应链尽责情况进行独立的第三方审计，并报告供应链尽责情况。见经合组织，*OECD Due Diligence Guidance for Responsible Supply Chains of Minerals from Conflict-Affected and High-Risk Areas*, 2nd ed. (2013 年，巴黎)。可查阅 [www.oecd.org/corporate/mne/ Guidance-Edition2.pdf](http://www.oecd.org/corporate/mne/Guidance-Edition2.pdf)。

## Annex I

**Table of correspondences sent and received by the Panel  
from 18 May to 14 December 2015**

<i>Country/other entity</i>	<i>Number of letters sent</i>	<i>Requested information fully supplied</i>	<i>Information partially supplied</i>	<i>No answer</i>	<i>Pending</i>
South Sudan	10	8		2	
SPLM/IO	2			2	
Ethiopia	1	1			
UNOAU	1	1			
Uganda	5	3		2	
Sudan	4	4			
AU	1			1	
Israel	2	2			
China	3			3	
Eritrea	2	2			
Egypt	2	1		1	
Streit Group FZCO	1			1	
Russian Federation	1			1	
Armenia	1	1			
Ukraine	3	1	1	1	
Tajikistan	1			1	
Belarus	3	2			1
South Africa	2			2	
UK	1			1	
UAE	1			1	
Golden Wings Aviation	2	2			
Reliable Unique Services Aviation	1			1	
Roland Aviation	1			1	
Asteri Capital Ltd.	1	1			
Trafigura	1				
IGAD	1	1			
Combined Systems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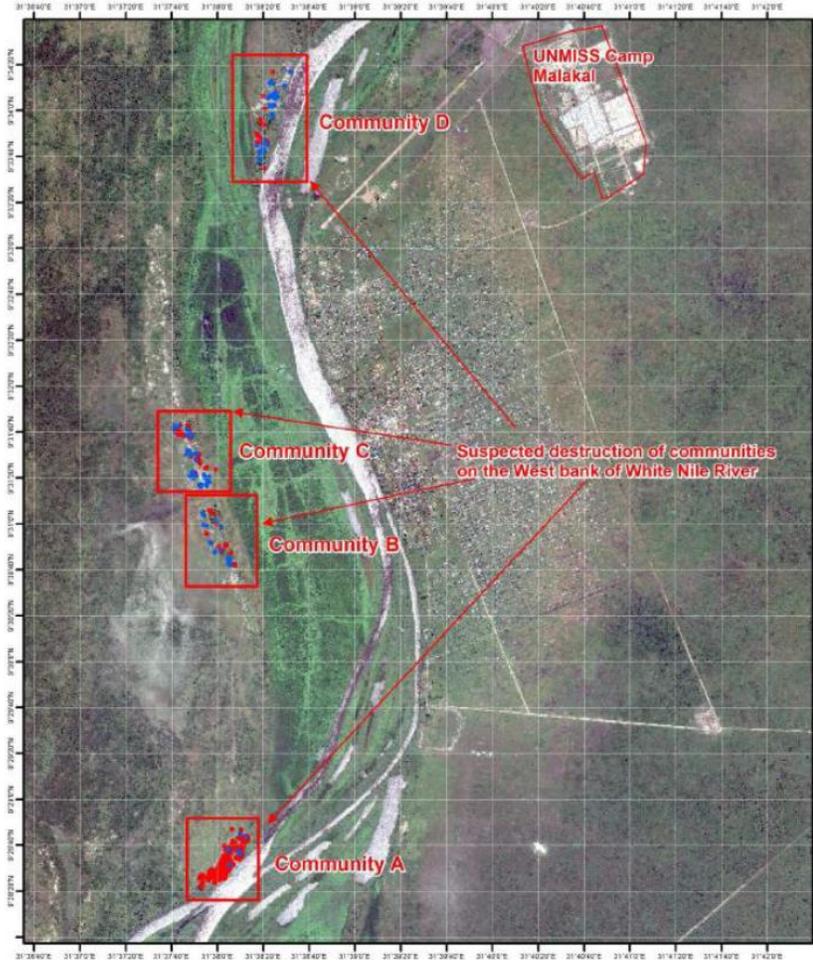
---

<i>Country/other entity</i>	<i>Number of letters sent</i>	<i>Requested information fully supplied</i>	<i>Information partially supplied</i>	<i>No answer</i>	<i>Pending</i>
Citibank	1			1	
Nebo Ukrainy	1			1	
Kazakhstan	1			1	
Air Armenia	1			1	
Trafigura	1			1	
PETRONAS	1			1	
CNPC	1			1	

---

# Annex II

## Destruction of Shilluk areas of Upper Nile State



Imagery source: World View 2 copyright DG; under next view licence  
 Acquisition date: 25 August 2015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Field Support  
 ICTD –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ection

### Observed destruction in communities on the west bank of White Nile river, Malakal vicinity

Malakal County  
 Upper Nile State  
 South Sud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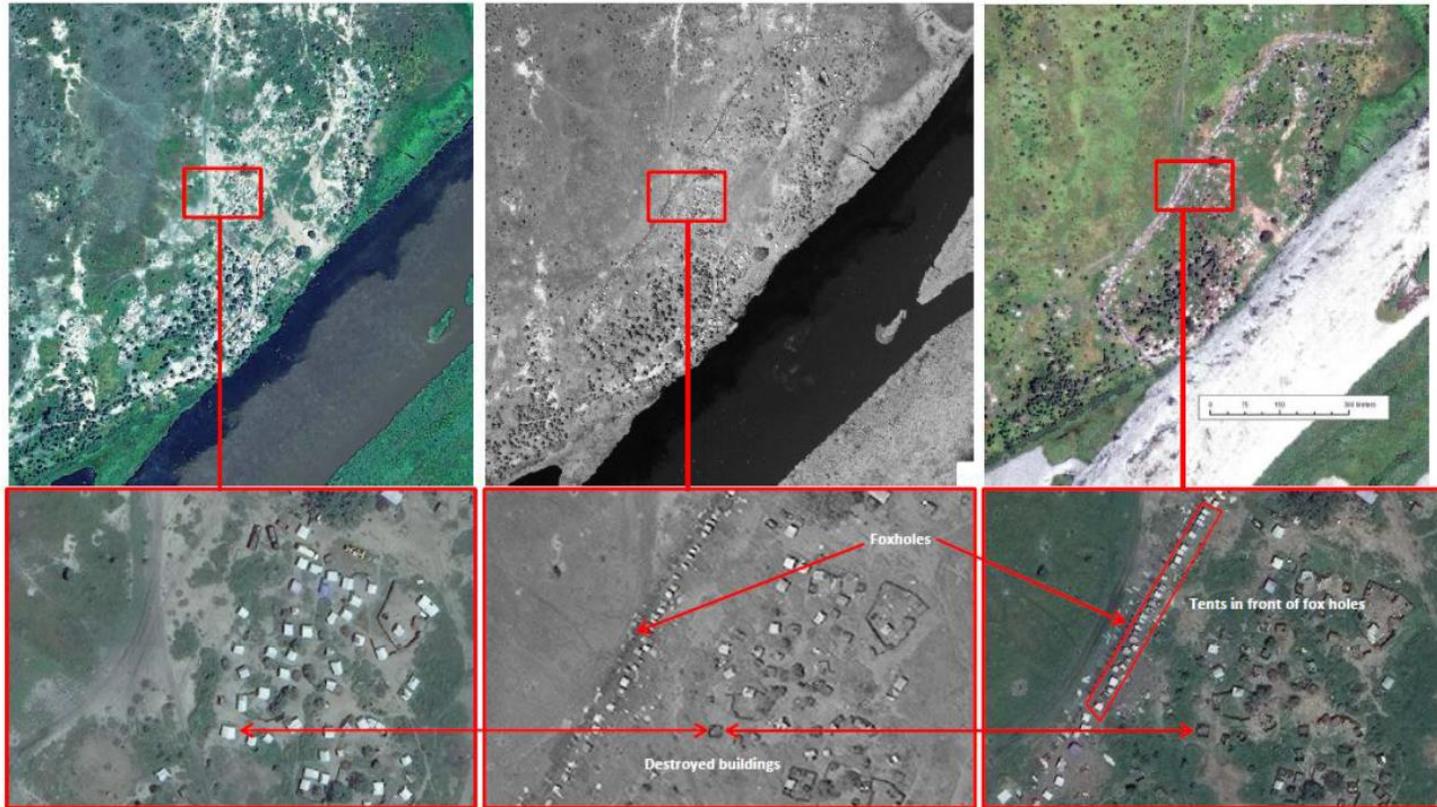
29 September 2015

**MAIN OBSERVATIONS:**

Widespread destructions in four communitie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the west bank of White Nile river in the vicinity of Malakal town.

- Community A (31°37'52"E 09°31'22"N)
- Community B (31°38'06"E 09°30'42"N)
- Community C (31°37'49"E 09°31'31"N)
- Community D (31°38'25"E 09°34'03"N)

Observed destruction in community A. West bank of White Nile River, Malakal vicinity



25 August 2015

At the location (31°37'52"E 09°31'22"N) (across the river from Malakal) on the west bank of White Nile river, widespread destructions in a community has taken place in-between 25 August and 15 September 2015.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approximately 350 buildings and other constructions have been destroyed and approximately 10 buildings and other constructions have been partially destroyed (see next page for detail image). During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a line of foxholes has been constructed facing north-west. In addition, a line of temporary constructions (possibly tents) has been installed in front of the foxhole l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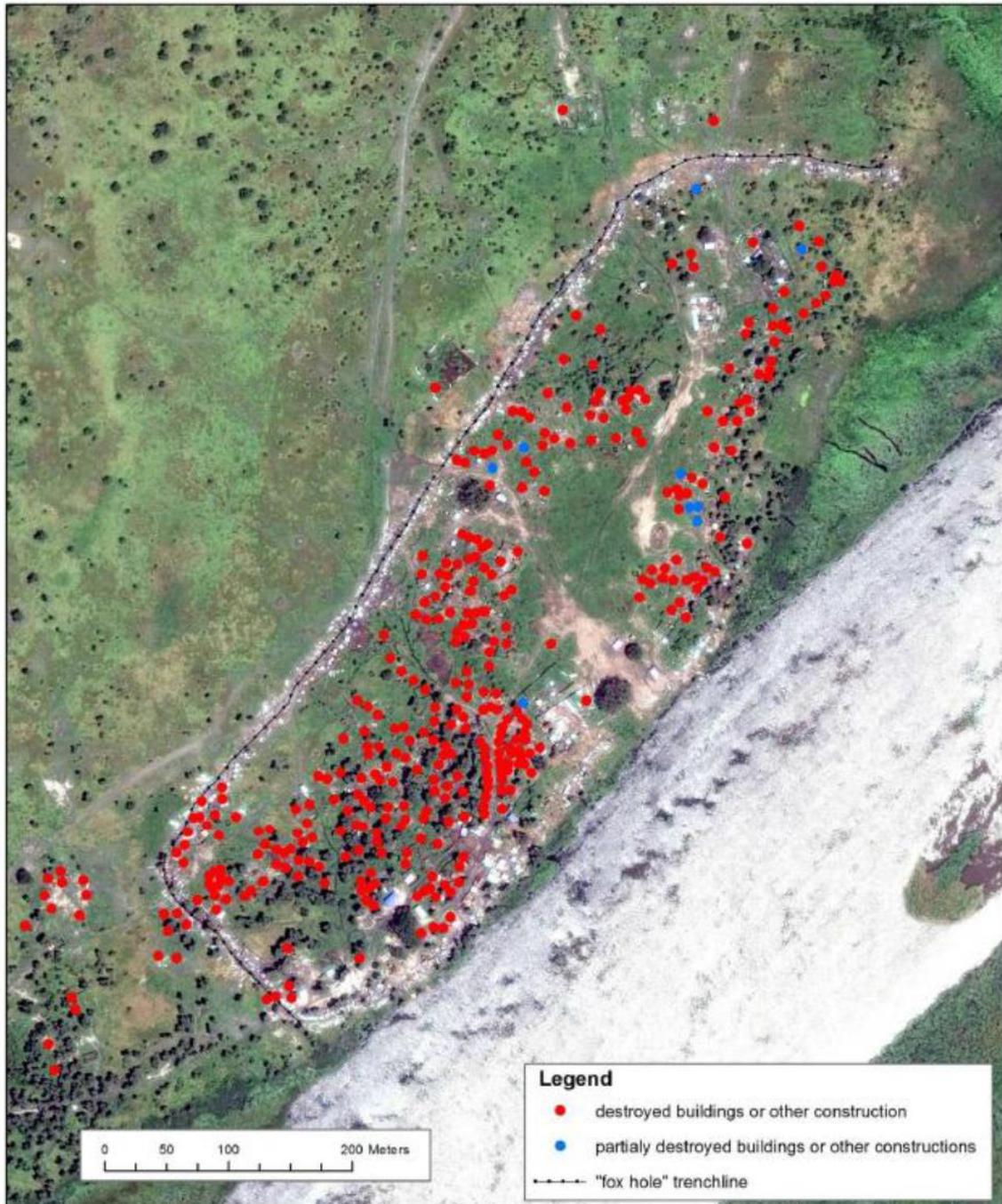
Imagery source: World View 3 copyright DG (Acquisition Date 2015-08-25 08:41 UTC) ; World View 1 copyright DG (Acquisition Date 2015-08-15 10:05 UTC) ; World View 3 copyright DG (Acquisition Date 2015-09-25 08:35 UTC) ;

15 September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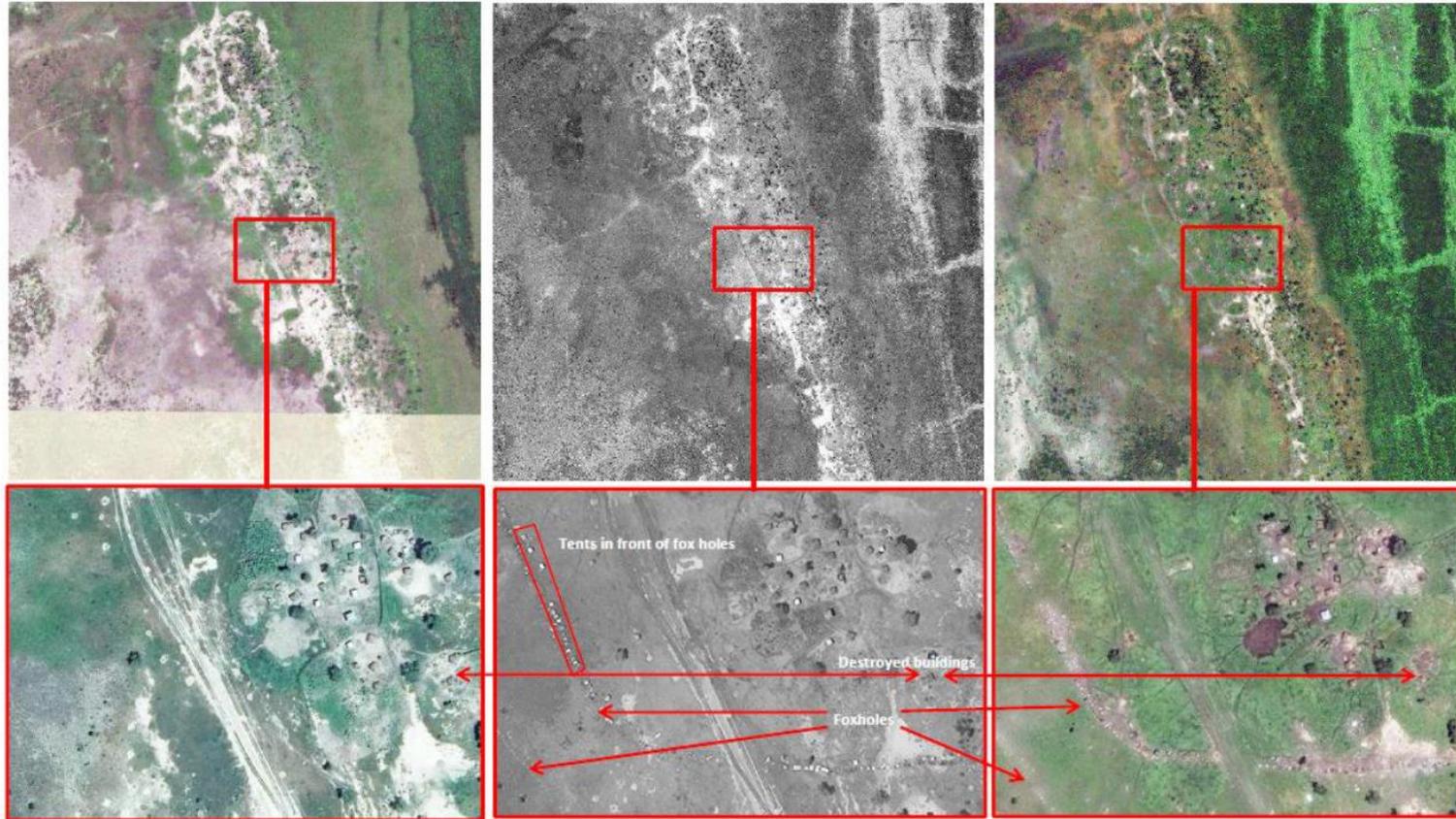
25 September 2015

Observed destruction in community A. West bank of White Nile River,  
Malakal vicinity (detailed image)

Imagery source: World View 3 copyright DG (Acquisition Date 2015-09-25 08:35 UTC);



Observed destructions in community B. West bank of White Nile River, Malakal vicinity



**25 August 2015** **15 September 2015** **25 September 2015**

At the location (31°38'06"E 09°30'42"N) (across the river from Malakal) on the west bank of White Nile river, widespread destructions in a community has taken place in-between 25 August, 15 September and 25 September 2015.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approximately 18 buildings and other constructions have been destroyed and approximately 16 buildings and other constructions have been partially destroyed (see next page for detail image).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wo perimeters of foxhole lines have been constructed facing west. In addition, a line of temporary constructions (possibly tents) has been installed in front of internal foxhole line in between 25 August and 15 September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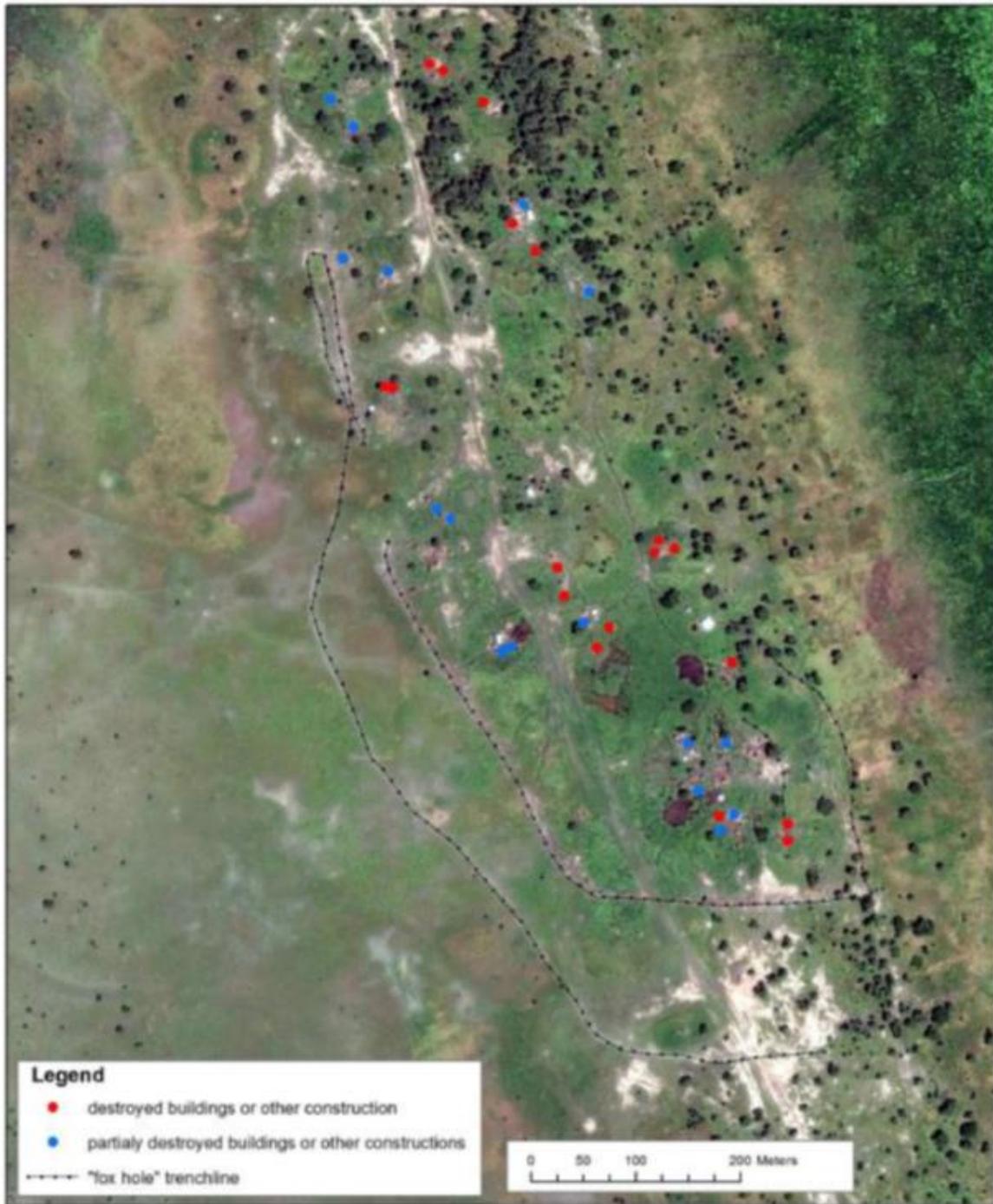
Imagery source: World View 3 copyright DG (Acquisition Date 2015-08-25 08:41 UTC) ; World View 1 copyright DG (Acquisition Date 2015-08-15 10:05 UTC) ; World View 3 copyright DG (Acquisition Date 2015-09-25 08:35 UTC) ;

Observed destructions in community B. West bank of White Nile River,  
Malakal vicinity (detailed image)



DPS, ICTD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ection

Imagery source: World View 3 copyright DG (Acquisition Date 2015-09-25 08:35 UTC) ;



Observed destructions in community C. West bank of White Nile River, Malakal vicin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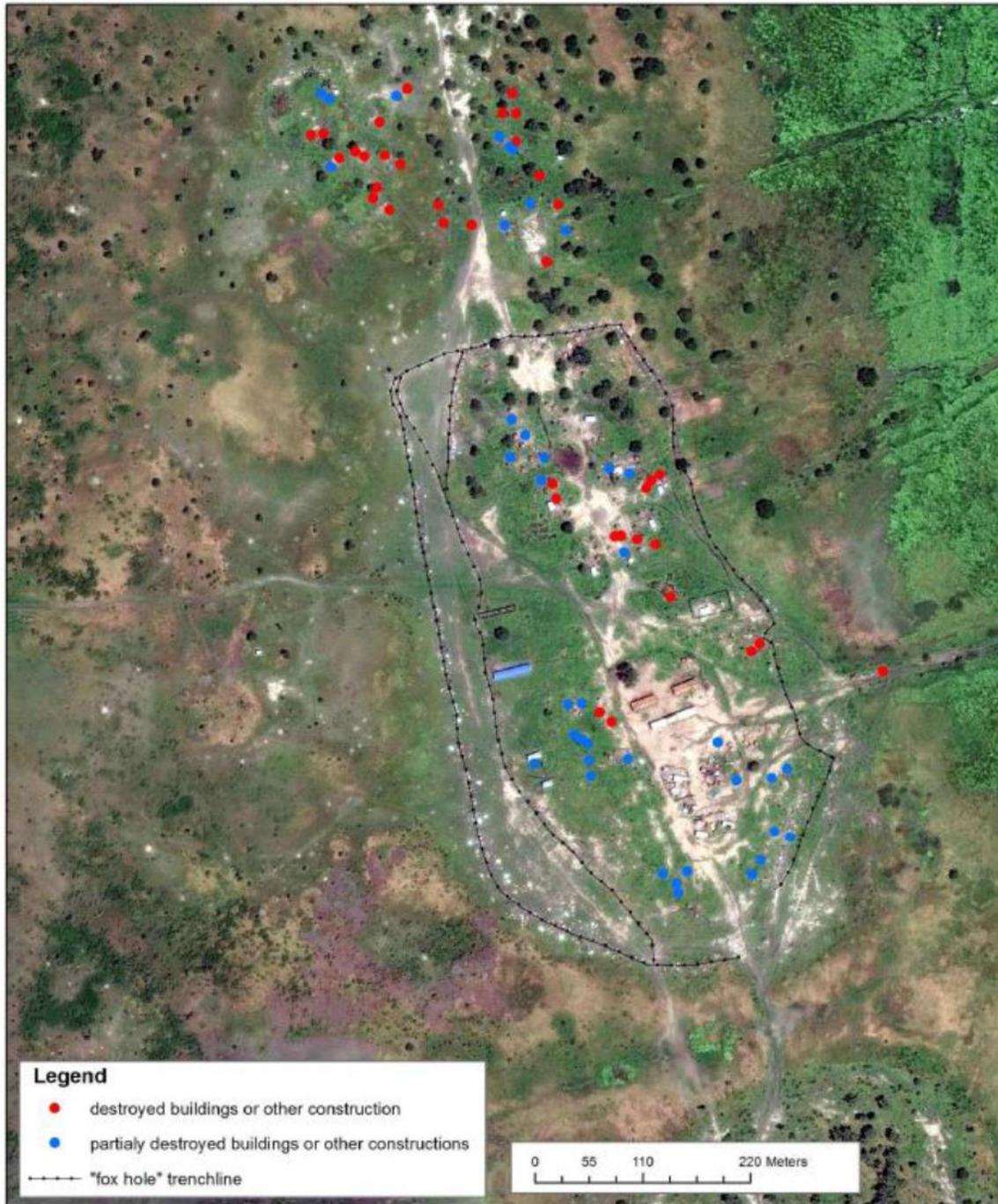


**25 August 2015** **15 September 2015** **25 September 2015**  
 At the location (31°37'49"E 09°31'31"N) (across the river from Malakal) on the west bank of White Nile river, widespread destructions in a community has taken place between 25 August, 15 September 2015. However the destruction in this community is less severe than in the Community A.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approximately 37 buildings and other constructions have been destroyed and approximately 39 buildings and other constructions have been partially destroyed (see next page for detail picture). The first line of foxholes was constructed between June and November 2014.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cond line began between 25 August and 15 September 2015. Foxhole lines surround community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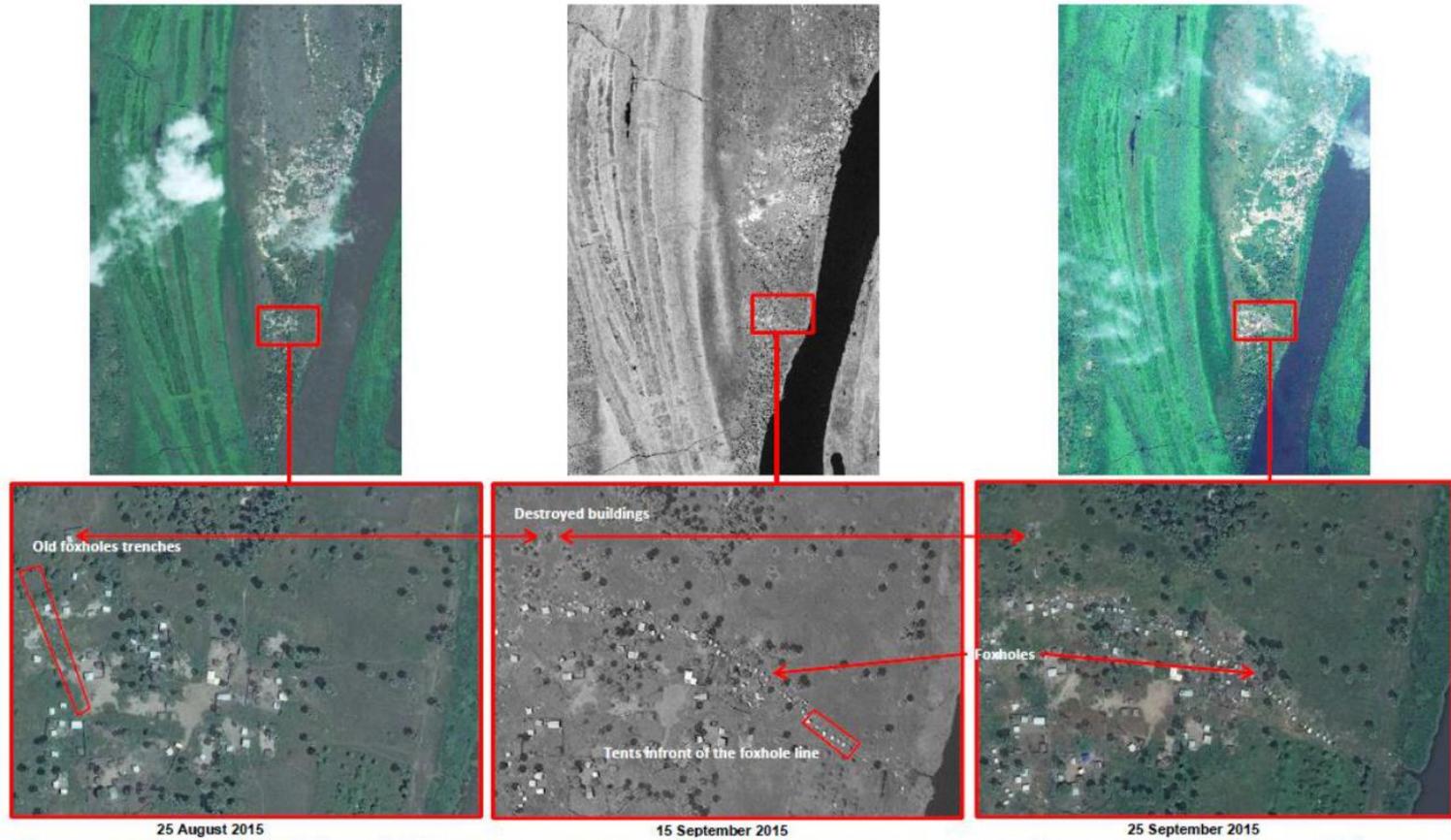
Imagery source: World View 3 copyright DG (Acquisition Date 2015-08-25 08:41 UTC) ; World View 1 copyright DG (Acquisition Date 2015-08-15 10:05 UTC) ; World View 3 copyright DG (Acquisition Date 2015-09-25 08:35 UTC) ;

Observed destructions in community C. West bank of White Nile River, Malakal vicinity (detailed image)

Imagery source: World View 3 copyright DG (Acquisition Date 2015-09-25 08:35 UTC) :



Observed destruction in community D. Island on White Nile River, Malakal vicinity



At the location (31°38'25"E 09°34'03"N) on an island on White Nile river (in the vicinity of Malakal), widespread destruction in a community has taken place between 25 August, 15 September 2015. However, the destruction in this community is less severe than in the Community A.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approximately 15 buildings and other constructions have been destroyed and approximately 33 buildings and other constructions have been partially destroyed (see next page for detail image). During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a line of foxholes was constructed facing north-west.

Imagery source: World View 3 copyright DG (Acquisition Date 2015-08-25 08:41 UTC) ; World View 1 copyright DG (Acquisition Date 2015-08-15 10:05 UTC) ; World View 3 copyright DG (Acquisition Date 2015-09-25 08:35 UTC) ;

Observed destruction in community D. Island on White Nile River,  
Malakal vicinity (detailed 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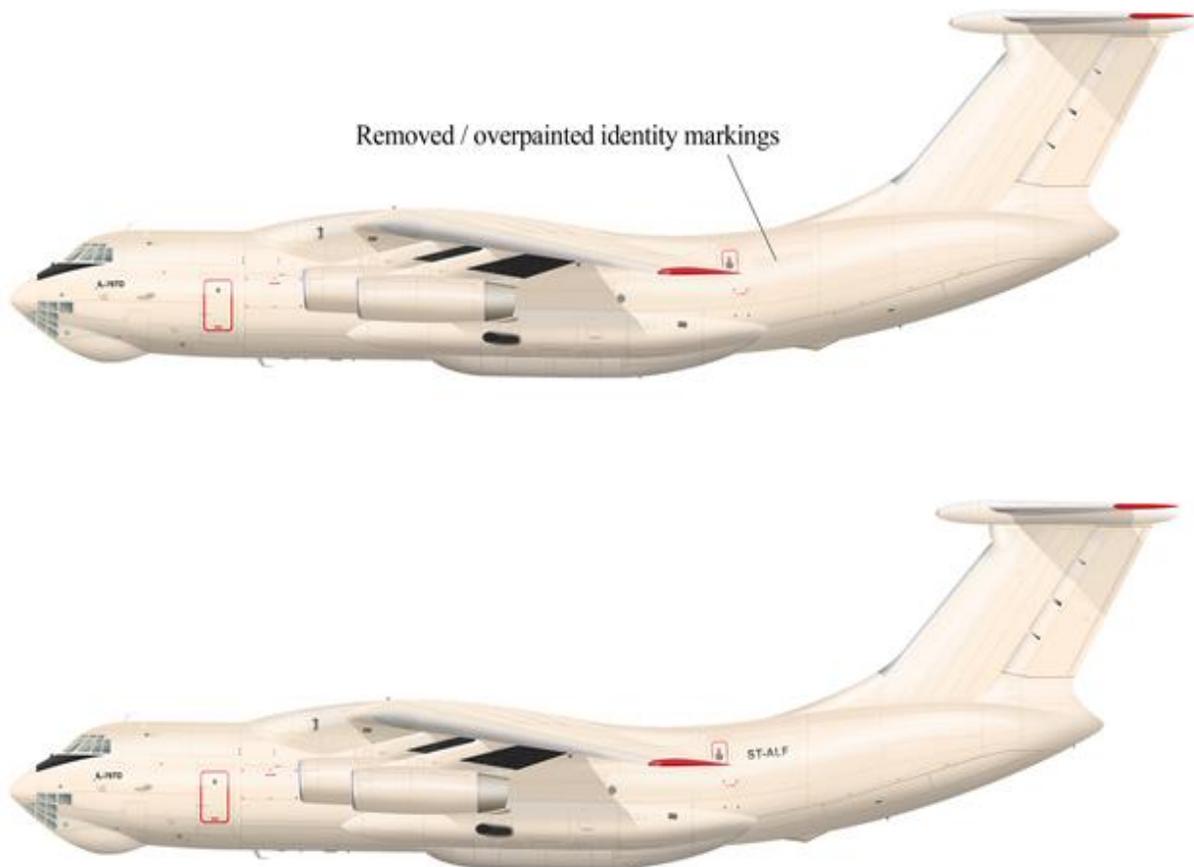
Imagery source: World View 3 copyright DG (Acquisition Date 2015-09-25 08:35 UTC);



## Annex III

### Comparison of Ilyushin-76

Comparison of an Il-76, registration ST-ALF witnessed in Khartoum and Juba (above) and the Il-76 used by the Government of South Sudan to transport troops and ammunition to Upper Nile State (below)



## Annex IV

### Letters of credit scheme

While the plundering of national resources in South Sudan is not new, the on-going war has predisposed the country to further economic predation and exploitation. One key example of this dynamic is the letters of credit “scheme” (LC), which, while it began in 2012, has persisted because of the worsening economic condi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war.<sup>a</sup> This scheme is indicative of the opportunities for profiteering that have emerged in the course of the war.

Under the letters of credit scheme, companies apply for allocations of dollars from the Central Bank to enable them to import specified goods into the country to be sold at subsidised rates. However, instead of actual importation of goods as required, some of the companies only present proof of importation for the release of the money to them and then sell the dollars on the black market for as much as five times the official exchange rate.<sup>b</sup>

Government oversight structures estimate that approximately US\$1 billion has been mismanaged under the scheme since 2012.<sup>c</sup> This has contributed to a culture of corruption with impunity in the non-delivery of government-funded goods and services. Companies that care to deliver do not sell the goods at the subsidised rate required by the scheme.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extent of exploitation of the scheme as a dimension of the underlying interests within which the war is situated, the Panel did an ownership analysis of ten selected defaulters<sup>d</sup> of the letters of credit scheme. As a result, the Panel concluded that powerful individuals in the SPLM and SPLA intimidate government committees to secure allocations to companies aligned to them. Since the institution of the scheme, hundreds of companies have benefitted. Many of these are briefcase entities created to exploit government schemes.<sup>e</sup>

The Panel’s assessment of ownership of the 10 companies shows ownership was mixed between South Sudanese and foreigners. Share allocations show clear imbalances indicating that in many cases South Sudanese shareholders were merely brought on-board to front their foreign partners, who themselves have deeper connections to the hear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in the country. The ability of such foreign-run companies to exploit a government scheme is a testament to the extent to which their activities benefit politicians and army generals.

---

<sup>a</sup> The Panel relied on a variety of independent sources to document the letters of credit scheme.

<sup>b</sup> The scheme depended on a disparity in the official exchange rate of 2.96 SSP to the dollar when the black market exchange rate could run as high as 18 SSP. On 14 December 2015, however, the Central Bank decided to float the SSP, in effect unifying what had been a dual exchange rate.

<sup>c</sup> Confidential government reports obtained by the Panel.

<sup>d</sup> The 10 case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the amounts they have accessed since the scheme began.

<sup>e</sup> The Panel has provide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these cases to the Committee.

## Annex V

### Cattle as war currency

The war in South Sudan is partly sustained through looting of equipment in lieu of cash spending and bartering of cattle. Cattle are not only a prime source of livelihood in South Sudan but also an important store of wealth and social status.

Unity state has seen massive movement of cattle within its nine counties since the war began. The Panel found that two main factors led to this movement. The first is wilful mobility by cattle owners fleeing the conflict towards safe areas. This was the case with the many who responded to the government's call for cattle owners to bring their cattle to Rubkona and Bentiu for safekeeping in June.<sup>f</sup> Some people in the IDP camps responded to this call and moved their cattle to Bentiu and Rubkona while they sought shelter at the UNMISS PoC site. A number of these cattle were looted.<sup>g</sup>

An estimated 150,000 cattle were in Rubkona in June 2015. People in Guit, Koch and Rubkona who did not bring their cattle under local control were considered opposition elements and were subsequently raided by the Bul Nuer youth as part of the southern Unity offensive. Raiding has been a central aspect of recruitments of allied forces for offensives, and youth who were operating alongside government forces were permitted to raid as a means of ensuring their loyalty.<sup>h</sup> Refusal to participate in the offensive was considered by government forces as colluding with the SPLM/A in Opposition and exposed one's herd to raiding by others. Many youth therefore joined the raids in the name of protecting their cows.<sup>i</sup>

In October 2015, Unity state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confirmed to the Panel that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cattle was in Mayom, Rubkona, Koch, Panyigar, Mayendit, Leer and Abiemnom. This confirmed the direction of flow of raided cattle towards Mayom, Rubkona and Koch from the southern counties that were targeted in the government offensive.

<sup>f</sup> Several individuals in Unity state, including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told the Panel that Bentiu FM broadcast these announcements for about two weeks before the offensive began.

<sup>g</sup> Interviews with multiple humanitarian workers, local people, IGAD MVM and peacekeepers, Bentiu, October 2015.

<sup>h</sup> At the time of the Panel's visit to Rubkona in October 2015, several thousand cattle were observed in Rubkona and Bentiu. Discussions with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UNMISS peacekeepers confirmed the use of Bentiu as the nerve centre for decision-making on cattle movements in and out of the state in the midst of the war.

<sup>i</sup> Interviews with local community, multiple humanitarian workers, the MVM, and UNMISS in Bentiu, October 2015.

## Annex VI

### Major General Johnson Olony and child recruitment

The Panel received a particularly high number of reports of Maj. Gen. Olony's recruitment and use of children, both during his time allied to the SPLA and after his defection to the SPLM/A in Opposition in May 2015.

In February 2015, the IGAD MVM reported that Olony and his Shilluk militia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forced recruitment of a number of child soldiers in Wau Shilluk, Upper Nile state.<sup>j</sup> When Olony switched his allegiance to the SPLM/A in Opposition in May 2015, the MVM once again reported that his forces carried out forcible recruitment of an estimated 500-1000 youth, many of whom were children aged between 13 and 17 years. This recruitment took place 7-9 June 2015, during house-to-house searches in the villages of Kodok and Wau Shilluk.<sup>k</sup>

The Panel learned of one incident involving three children aged 10, 14, and 15, who allegedly escaped from Olony's forces.<sup>l</sup> The children were part of group of around 900 people forcibly recruited from Malakal town on a single day in November 2014 by Olony's Agwelek militia. As the three children struggled to carry guns, they were taken to Nyijuat to fish and grow crops for the troops. When they complained about having to stand in the sun for hours to fish, they were told that they were soldiers and were expected to act as professionals. If the children failed to comply, they were beaten. The children were separated from their families and were not allowed any form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parents. The children witnessed new forced recruits arriving on a daily basis, including many other children that from November 2014 until late April 2015.<sup>m</sup>

<sup>j</sup> Summary of Latest Reports of Violations of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greement (COHA) of 23 January 2014 Investigated and verified by the IGAD Monitoring and Verification Mechanism. in South Sudan; From 31 January – 28 February 2015; Violation 31; available at <http://southsudan.igad.int/index.php/2014-08-07-10-16-26/2014-08-07-10-30-57?start=5>; accessed on 28 June. And Radio Tamazuj on UNICEF reporting on children recruited at <https://radiotamazuj.org/en/article/spla-commander-'summoned'-over-child-abductions-never-shows-juba>.

<sup>k</sup> Summary of Latest Reports of Violations of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greement (COHA) of 23 January 2014 Investigated and verified by the IGAD Monitoring and Verification Mechanism in South Sudan; From 28 May 2015 – 9 June 2015; Violation 42; available at <http://southsudan.igad.int/index.php/2014-08-07-10-16-26/2014-08-07-10-30-57?start=5>; accessed on 28 June. On child recruitment by Maj. Gen. Olony, see also Human Rights Watch, "We can die too", report on recruitment and use of child soldiers in South Sudan, available at <https://www.hrw.org/news/2015/12/14/south-sudan-terrifying-lives-child-soldiers>; accessed on 15 December 2015.

<sup>l</sup> Confidential source. Notes on file with the Panel.

<sup>m</sup> The three children ultimately managed to escape to the Malakal PoC site. One of the children was reunited with his mother, who told the Panel how she had met with Olony in November 2014 to ask for the release of her children. (All of her sons are underage, and all were forcibly recruited. Two of them are still missing and believed to be with Olony's forces.)

## Annex VII

## Response from SPLM/A in Opposition to the letter of the Panel dated 10 December 2015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ARMY**  
**CHAIRMAN & COMMANDER-IN-CHIEF**

### Response to the letter of the Committee of UN Experts on South Sudan

The SPLM/A-IO welcomes the Committee of UN Panel of Experts to South Sudan and appreciates its continued presence, hard work and commitment to ensure justice and accountability in South Sudan Conflict are upheld. The SPLM/A-IO thanks the committee for compiling this report and giving us an opportunity to review, comment and response to the allegations against the SPLM/A-IO. The SPLM/A-IO welcomes the committee's report. Reference to your letter (Ref: S/AC.57/2015/PE/OC.61) dated 10 December 2015, the SPLM/A-IO response is as follows:

- **Chairman Riek Machar maintains comm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PLM/A-IO and therefore bear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tions and policies of the SPLM/A-IO.**

To fully respond to this bulleted point, it is important to revisit the genesis of South Sudan Conflict. The crisis broke out in December 15, 2013 in the capital Juba and the government forces ran amok as of morning December 16, 2013 for over a week committing massacres,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war crimes targeting one ethnic group, the Nuer. The country was immediately engulfed in chaos on the split of the army and the other organized forces. The SPLA, the Police, the Wildlif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ervices, the Correctional Services and the Fire Brigade all split. The split was spontaneous. The Minister of Defense's own admission before the national Legislature in January 2014 was that seventy percent of the armed forces rebelled. The government and Ugandan troops were on the offensive pursuing Dr Machar and others along the Juba – Bor road. The point here is that during that period there was no central command among the groups that took up arms to resist the regime. For several months, the focus and efforts were on establishing contacts and some kind of unified command among those forces. Finally in April 2014, in the Nasir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the movement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confirming an earlier decision in Gadiang to resist the ethnic cleansing and scorch earth policies of the regime. The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lso confirmed me as Chairman and Commander in Chief of SPLM/SPLA-IO.

*RMLTD*

1



- **The SPLM/A-IO has regularly violated the Permanent Ceasefire to which it committed under the August 2015 Agreement 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n South Sudan.**

The SPLM/SPLA-IO signed the Agreement 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in August 17<sup>th</sup> 2015. President Salva on the other hand signed the Agreement nine days later on August 26<sup>th</sup> 2015.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in letter and spirit including the Permanent Ceasefire. I immediately informed, in an all unit message, our forces that I had signed the agreement and to observe the ceasefire embodied in the agreement. Obviously they were instructed to respond only to aggression or in self- defense or in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The regime's forces continued to attack our positions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y signed the agreement. On the eve of the signature of the agreement on 26 August 2015 by President Salva, the regime dispatched barges from Juba to attack SPLM/SPLA IO positions in Unity, Upper Nile and Jonglei States. On the western bank of Malakal town in Upper Nile the forces of the regime overran our locations of Lelo, Warjok, Detang and others. Even today the forces of the regime attacked our forces in Malakal Shilluk despite the fact that our advance team is now four days in Juba. The regime has continued to launch air raids to deny the SPLM/SPLA - IO from assembly and cantonment areas.

It must be recalled that two SPLM/SPLA - IO members of the MVM were apprehended by regime, while on duty, in Juba in the presence of UN personal and IGAD members of MVM in March 2014. After that incident, we could not maintain any more our presence in the MVM since the UN was unable to provide protection as stipulated in the COH agreement signed in January 23<sup>rd</sup>, 2014. Hence, the MVM reports are one sided and we have always rejected them because they are not inclusive of all stakeholders.

In Unity State, Bentiu, the regime continues its policy of ethnic cleansing. To date, regimes' forces are hunting down unarmed civilians in swamps in viol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nd human right laws. It is to be noted that, the regime has been pushing for control of more areas of SPLM/A-IO; hence, if you were to map the areas controlled by SPLM/A-IO as of January 23<sup>rd</sup>, 2014 and compare it with the current areas the SPLM/SPLA controls, you will conclude without doubt that the regime has been on the offensive as of January 23<sup>rd</sup>, January 2015. We have always been on the defensive protecting ourselves.

To date, the regime's forces continue to attack our areas in Western Equatoria, Unity State, Western Bahr El Ghazal, Upper Nile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quatoria using helicopter gunships.

RMTD



- **The SPLM/A-IO has procured arms that have been used to violat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o commit violations of the Permanent Ceasefire and the earlier 23 January 2014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greement.**

The SPLM/SPLA has no resources to procure arms. Most of the arms used by the SPLM/SPLA are the ones we had during the split or captured in battles.

- **The SPLM/A-IO has received ammunitions and arms from the Government of Sudan.**

In an effort to resist the Juba regime and its policy of ethnic cleansing, the SPLM/A-IO sought some support from friends not necessarily Government of Sudan for self-defense. You are aware that the regime invited the UPDF and the Sudan rebels to fight on their side from the first day of the crisis. It was clear that the regime was determined to fight a war of ethnic cleansing. We have averted revenge and ethnic war by creating a national movement, the SPLM/SPLA - IO.

The regime has continued the carnage in Unity State killing women, children, elderly and innocent citizens. The regime killed also thirty seven U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orkers of Nuer nationality.

- **To date, the SPLM/A-IO has fully acted upon only two of the more than 15 benchmarks described in the 17 August 2015 Agreement. Instead, the SPLM/IO has contributed to the delay in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including the significant delay in prepara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JMEC) in Juba.**

The SPLM/A-IO is committed to the peace and resolving the South Sudan Conflict through peaceful means. I was the first to sign the agreement on 17 August 2015 ahead of President Salva Kiir. The SPLM/A-IO acknowledges that there have been difficultie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The SPLM/A-IO participated in the first workshop on the Permanent Ceasefire and Transi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We agreed on a number of issues including disposition of forces, withdrawal routes, cantonment and assembly areas. The parties had different

3



understanding on the interpretation on some articles particularly on the security of Juba and other areas named in the agreement. It was unfortunate that the regime used the information we provided on the disposition of our forces to conduct air raids and ground attacks.

The second workshop on the unresolved issues on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permanent ceasefire in November 2015 finally provided a way forward and the two parties reached an understanding on how to proceed with these unresolved issues.

The regime's belligerent violations undermined the process. President Salva Kiir continued to act as though there was no agreement. I reached out and requested to meet President Salva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concerns before moving the implementation institutions to Juba:

1. Status of State of Emergency;
2. To agree on a public message as a way of kicking off reconciliation and to avoid clashing in public because President Salva Kiir continues to preach the narrative of coup d'état, which has been dismissed;
3. President Kiir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28 States a clear violation of the agreement. Today, he has effec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28 states by appointing 28 governors; and
4. The Status of the 'put to stay' case of treason against me and six oth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PLM/A-IO immediately put together its advanced team, but the regime delayed their arrival to Juba until 21 December 2015. The SPLM/A-IO welcomed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Joint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JMEC), JMCC, and NCAC. However, we are all shocked that the regime has continued its program of appointing governors for 28 states oblivious of the agreement. This act violates the agreement.

- **The SPLM/A-IO has recruited and used children in the armed conflict, up to and including the present day, in violation of applicabl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nd human rights law.**

It is not SPLM/SPLA - IO policy to recruit children in the army.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that is why I signed a declaration of commitment on Children in Armed Conflict on May 10<sup>th</sup> 2014 to ensure children are protected. The nature of the



current conflict presents very grave challenges with regard to the plight of children. Many children are separated from their families or lost their parents in the war as such become associated with SPLA-IO forces. Our commanders are under strict orders not to recruit children and to provide them necessary protection. The other challenge is that in some cultures adolescent boys are initiated to manhood, such children are regarded by their communities as adults and are encouraged to go to battle particularly with "white army" - local defense forc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white army commanders are also instructed not to recruit children. However, the SPLM/SPLA can confidently say 'we do not have any children in our army'.

We are committed to work with UNICE, other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ensure that those children associated with the army are removed and reunited with their families. We have already developed and signed action plans with the UN.

Yours truly,



Riek Machar Teny-Dhurgon (PhD)

Chairman and Commander-in-Chief, SPLM/SPLA

24<sup>th</sup> December 2015.

